

春秋公羊傳箋

春秋僖公經傳解詁弟四

春秋四

公羊何氏 王氏箋

元年春王正月

箋曰以不卽位見殺文

公何以不言卽位

据文公言卽位子般未踰年當隱此已踰

年繼殺君子不言卽位箋曰明此非子也其

稱子何

僖公者閔公庶兄据閔公繼子般傳不言子箋曰据文二年見躋僖公

明僖不繼閔臣子一例也

僖公繼成君閔公繼未踰年君禮諸侯臣諸父

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箋曰爲人後者爲之

子嗣之則子之矣不必臣也欲明大夫以下不皆有後故曰臣子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箋曰次

救邢箋曰

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據夏師救不及事也

箋曰以不及不及事者何箋曰據次于邢已

亡矣刺其救急舒緩使至於亡故錄之孰亡

之蓋狄滅之以上有狄伐邢箋曰春秋但

也此偶曷爲不言狄滅之據狄滅爲桓公諱

問偶答

也

箋曰不見則爲諱詞明矣既不爲狄諱又非內諱則知爲桓諱以桓乃有諱例也

曷爲爲桓公諱

据徐人取舒晉滅夏陽楚滅黃皆不諱

上無天

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

能救則桓公恥之

故以爲諱所以醕其能以治世自任而厚責之

曰此明爲桓諱者非果爲桓諱仍爲內諱耳桓公春秋所賢故託之桓公以張伯者之法

曷爲先言次而後言救

据叔孫豹先言救

君也

叔孫

也當先通君命故先言救今此先言次知責諸侯

君則其稱師何

箋曰据君將不言帥師

不與諸侯專封

也

故沒君文但舉師而已

箋曰緣下城邢

也

先設次者之文使若二事實以起其一事

實與也

次是

而文不與

箋曰貶君稱師是也

文曷爲不與

據實與也

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

此道大平制

諸侯之義不

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

箋曰以實生於上義文生於實

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

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主書者起文從實也箋曰張撥亂法不待請

命而後救也有天子則命方伯救之矣

夏六月邢遷于陳儀

箋曰遷于例時月者善其能自振陳儀後入衛

遷者何

箋曰据遷宿不加于

其意也

其意自欲遷時邢創畏狄兵更欲依

險阻遷之者何

箋曰問宋何以代人遷也

非其意也

謂宋人遷宿也

書者譏之也王者封諸侯必居土中所以教化者平貢賦者均在德不在險其後爲衛所滅是也遷例大國月重煩勞也小國時此小國月者霸者所以城故與大國同

卽滅文耳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箋曰諸侯城國例時

此一事也曷爲復言齊師宋師曹師

据首戴前目而

後凡箋曰据上文實言專封指謂此城卽諱當直言城邢若楚北也不復言

師則無以知其爲一事也言諸師則嫌與首

侯則嫌與緣陵同嫌歸聞其遷更與諸侯來

城之未必反故人也故順上文則知桓公病

留城之爲一事也箋曰楚北不言國其諱

深此欲著例使若師可以城者然但避諸侯

專封耳師則邢人可以不

召之故遷月城不月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箋曰夫人薨

地夷邾齊人以歸歸例時

夷者何箋曰据封齊地也箋曰以凡言以歸

內不地

皆一事齊不見夷

地文夫人孫邾婁則仍魯地今改邾婁爲夷使若內邑又以夷傍齊故曰齊地非實齊地也

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

据從國中歸不當書邾婁人執

鄆子不書以歸是也

夫人薨于夷則齊人以歸

夫人所

夷者齊人以歸至夷後殺乃爲先薨而後執

箋曰執而

夫人薨于

夷則齊人曷爲以歸

据上說夫人薨于夷者齊人以歸至夷也齊人

曷爲故以歸至于夷据執之于夷不必殺之於國

箋曰

桓公召而縊殺

之先言薨後言以歸而不言喪者起桓公召夫人于邾婁歸殺之于夷因爲內諱恥使

若夫人自薨于夷然後齊人以歸者也主書者從內不絕錄因見桓公行霸正誅不阿親

親疾夫人淫泆二叔殺二嗣子而殺之
日召之至夷而殺之也當云齊人以姜氏歸
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則貶夫人諱內之意
顯矣乃爲先薨後執之詞者不與齊伯討也
齊本以女惑誘莊公待其成亂又殺女以說
焉魯莊自惑於妻成二弟之亂殺其二子季
子緣親親之義而逸賊夫人又其從也既孫
不必殺之況使齊討我乎特見此文明齊當
坐執國

君罪

楚人伐鄭

楚稱人者爲僖公諱與夷狄交婚
故進使若中國又明嫁娶當慕賢

者箋曰莊公時稱荆人至此見國名者楚
本非狄在亂世爲狄行耳至此近升平伯功
盛將帖荆故於其伐鄭始見先進稱人使
與召陵相起若荆楚本二國矣伐例時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婁人于村

月者危公會霸者而與邾婁有辨也不從有

夫人喪出會惡之者不如危重也箋曰公會例時月者明夫人孫邾婁而使齊得殺之

故爲此會當討邾婁與下敗纓師相起也蓋

僖公季子歸獄慶父言夫人之無罪卒歸其喪故月以錄之夫人喪未歸本無背喪出會

嫌之九月公敗邾婁師于纓有夫人喪不亞親用兵者時怨邾婁人以

夫人與齊於喪事無薄故也箋曰敗師例時月者謹錄之起邾婁即夷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犁箋曰敗例

時偏戰

故曰獲莒挈

箋曰獲例時

莒挈者何

箋曰國氏有微者當國二例

莒大夫也

箋曰以言莒師

也知將

莒無大夫此何以書

箋曰據小國但言敗師不言其獲

大季子之獲也

箋曰特言獲大之者不使季子敵微者何

大乎季子之獲

據獲人當坐

季子治內難以正

謂拒

慶父人之罪討邾婁之貳

箋曰謂諱夫

禦外難以正

箋曰謂此敗莒師也

其禦外難以正奈何

箋曰據莒師來父之文也

公子慶

父殺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

箋曰以其失勢懼齊討之

也將由乎齊齊人不納箋曰欲以齊女之意

說也魯得季子國已定故齊人不納卻反舍于汶水之上箋曰以季

子緩追逸使公子奚斯入請箋曰蓋奚斯時

之故也使公子奚斯入請爲費宰也語曰

閱子騫辭費宰曰必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

在汶上汶費之界也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

入則殺矣義不可見賊而不殺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涘涘水北面而

哭時慶父在汶水之北慶父聞之曰嘻嘻發痛語此奚

斯之聲也諾已諾已皆自畢語箋曰諾受

書曰諾之與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軫經而

死軾小車轅冀州以北名之云爾箋曰慶

從討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

乎魯魯時雖緩追猶外購求之箋曰莒人

求賂焉當意猶以魯人不與爲是興師而伐魯

故與季子獲之箋曰知其爲是者文季子

待之以偏戰傳云爾者善季子忿不加暴得

者拒之不言伐我不與莒興師也必不賂之

者賂則僖不正矣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箋曰夫人喪至

例曰於此始貶之者既諱其罪乃可著其有罪也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

据薨于夷稱姜氏經有氏不但問不稱姜氏并言

氏者嫌据夫人

貶

箋曰去姜與去氏同貶去婦姜欲使去氏氏稱婦姜貶公及夫人此

但貶夫人故去其姓以

曷爲貶

据薨于夷不起齊殺宗女無宗之恩

不與齊執

與殺公也

與慶父共殺閔公箋曰前爲孫文此言氏與文姜言姜

氏同故

然則曷爲不於殺焉

貶

据酰牙於卒時貶

据薨于夷齊人以歸

貶必於重者莫重乎其

以喪至也

刑人于市與眾棄之故必於臣子集迎之時貶之所以明誅得其罪

因正王法所加臣子不得以夫人禮治其喪也貶置氏者殺子差輕於殺夫別逆順也致者從書薨以常文錄之言自齊者順上以歸文箋曰齊殺之貶之則順齊矣未得治夫人也迎其喪乃重之重之而貶之乃見自治之義也以喪至文同桓公嫌當讐齊特明其罪但貶而不絕者與夫母弟謀故滅其罪薄責於人也文姜與父殺夫但坐失言尤輕於哀姜何注以子夫分別等差非也子已爲君卽從君例

二年春王正月

城楚北

箋曰城例時月者起實滅

孰城

据內城不故問之

城衛也

箋曰以上狄入衛月見滅文而不見封衛

與城緣陵例同

曷爲不言城衛

据無遷文以言城固當言

知月城爲封也

城衛箋曰不言二字衍文何誤据而解之

非也上城邢先言邢遷此無遷滅之文直以

月爲封國耳不見滅若問曷爲不言城衛當答

衛正以衛不見滅若問曷爲不言城衛當答

云諱不得滅也箋曰以月城起孰滅之据緣

荅云滅不見徐蓋狄滅之以上有狄入衛箋曰

陵不見徐蓋狄滅之此無可疑而云蓋者狄

伐邢時亦見滅但以前

後月相起其例隱微

曷爲不言狄滅之箋曰正以前諱

据未救爲桓公諱也

不必諱

曷爲爲箋曰正以前諱

桓公諱

箋曰据非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

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

也

箋曰有滅則恥故見一救一不救二例

然則孰城之

据不出主名見

桓公德優不待之又

不獨書齊實桓公城之

諸侯也

箋曰据城邢目言之

桓公城之

故知桓公曷爲不言桓公城之

箋曰上有三國師此

已見例矣曷爲

不與

箋曰据許伯討

實與

箋曰月而詳錄之是也

而文不與

箋曰

不言齊人是也

文曷爲不與

箋曰据城邢言齊師

諸侯之義不

得專封也

箋曰三國同也

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

其曰實與之何

箋曰据前已張文設法矣

上無天子下無

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

之可也

復發傳者君子樂道人之善也不繫衛者明去衛而國楚北起其遷也不

書遷與救其次者深爲桓公諱使若始時尙倉卒有所救其後晏然無干戈之患所以重其任而厚責之主書者起文從實也箋曰救而城之與不救而城之同爲救也所以開義路兵之路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箋曰葬夫人例曰

哀姜者何

箋曰据夫人喪至貶與文姜同

莊公之夫人也

當

絕不當以
夫人禮書葬書葬者正齊桓討賊
辟責內讐齊
箋曰不奪夫人之適也哀姜
在莊公時無罪殺二君在公母弟耳夫人與
聞與叔段母同有貶無絕罪不兩坐善僖公
恩先君以
及夫人

虞師晉師滅夏陽
箋曰滅國例時

虞微國也
箋曰虞執不見本爵故知微國曷爲序乎大國之

上
据稱師有加文知不主會使虞首惡

也
箋曰小國主兵若邾婁曷爲使虞首惡
据楚

入
巴人滅庸不使巴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

箋曰据稱師非狄滅例

道以取亡矣

箋曰後以虞自滅爲文故知因此而取亡

其受賂奈

何

箋曰經不見受賂意自亡之道多矣獻公

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

意也何

箋曰將密謀故感以微言

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

不妄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

荀息進曰虞郭見與

猶曰虞郭豈見於君之心乎荀息素知獻公欲

伐此二國故云爾

獻公揖而進之

以手通指曰揖

遂與之入

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

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

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

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

屈產出名

馬之地乘備駟也與垂棘之白璧

垂棘出美玉之地玉以尚白爲美

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

如虞可得

猶外府藏也馬出之內廢繫之外廢爾君何喪焉

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

宮之奇知則知矣

君欲言其知寶知也

雖然虞公貪而

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

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也史記也箋

日諫記奏記以諫也禮所謂簡記辱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

非相爲賜賜猶惠也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

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

道以取郭明郭非虞不滅虞當坐滅人還四年反取虞還復

往故言反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

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

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

以馬齒長戲之

喻荀息之年老傳極道此者以終荀息宮之奇言且以爲戒又惡獻公不仁以滅人爲戲謔也晉至此乃見者著晉楚俱大國後治同姓也以滅人見義者比楚先治大惡親疏之別

夏陽者何

箋曰据文不繫郭

郭之邑也

箋曰不月故知邑也

經不見郭文此言郭者便文耳其實當曰邑也邑則何以言滅國之也乃合傳例

爲不繫于郭

箋曰据當言伐郭取夏陽

國之也

箋曰不繫則國之矣

曷爲國之

箋曰据邢鄆鄆不國

君存焉

爾

箋曰取邑而國之是已亡

矣非君在夏陽邑也夏陽卽郭都與楚北同必邑之者使若虞邑言權之在虞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

箋曰桓盟

例時月者起當詳錄非但四國也

江人黃人者何

箋曰据稱人夷國例當殊會

遠國之辭也

桓公德盛不嫌使微者知以遠國辭稱人箋曰以稱人即遠

國君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爲獨言齊宋至爾

箋曰据貫澤陽穀兩盟同詞有譏內之意也

大國言齊宋遠國言

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

晉大于宋不序晉而序宋

者時實晉楚之君不至君子成人之美故襄
益以爲徧至之辭所以獎夫霸功而勉盛德
也江黃附從霸者當進不進者方爲徧至之
辭箋曰欲大此會以齊爲主故不言公會
亦託王之義因以示諸侯皆當從齊非
必其時天下國皆至而獨書四國也

冬十月不雨

箋曰不雨例時
月者閔雨之詞

何以書

箋曰据不雨
經時乃書

記異也

說與前同
曰非災而君以

爲異王者憂
天下之意也

楚人侵鄭

箋曰人侵例時見
國弱與徐舒皆所以張伯功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箋曰閔雨故月復書者
起上不雨本時例也

夏四月不雨

箋曰閔雨故月于首時三見之明實非一月不雨

何以書

箋曰不雨至於夏四月記異也

太平一月不雨

卽書春秋亂世一月不雨未害物未足爲異當滿一時乃書一月書者時僖公得立欣喜不恤庶眾比致三旱卽能退辟正殿飭過求己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故一月卽書善其應變改政旱不從上發傳者著人事之備積於是 箋曰君能閔雨旱不成災而心惴惴以爲異異大乎災也

徐人取舒

見夷交侵也

其言取之何

據國言滅不言伐我外取邑又

不書

易也

易者猶無守禦之備不爲桓諱者

刺其不救也

箋曰子徐稱人使

得取之天子方伯所不救梁鎮中

說與鄭伯伐取之同故曰易也

六月雨 月者取與上相起

其言六月雨何

據上得雨不書

箋

上雨而

不甚也

所以詳錄賢君精誠之應也僖公飭

年穀大豐明天人相與報應之際不可不察

其意 箋曰不言五月不雨足見上雨雨而

復喜雨足見上雨不甚也一月不雨則當

有防 災消咎之道因僖公憂雨而見之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箋曰會例

起相

此大會也

箋曰據與貫澤文同

曷爲末言爾

末者淺耳但言會不

言盟據貫澤言盟

桓公曰

箋曰引桓公之詞以明會無所

用盟

無障谷

無障斷川谷專水利也

無貯粟

有無當

無易樹子

樹立本正辭無易

無以妾

爲妻

此四者皆時人所患時桓公功德隆盛諸侯咸曰無言不從曷爲用盟哉故告

誓而已

箋曰此四者皆文致太平也實未

足及此春秋三世時亦不當此但以褒桓公

冬公子友如齊莅盟

箋曰蒞盟例時

莅盟者何

箋曰蒞盟及盟

往盟乎彼也

猶曰往

蒞臨也時因齊都盟主國主名不出者春秋
王魯故言蒞以見王義使若王者遣使臨諸
侯盟飭以法度箋曰往與其大夫其言來
盟也其君蒞之故不見所盟人名
盟者何蒞之反不見蒞文也實來盟于我也
此亦因魯都以見王義使若來之京師盟白
事于王不加蒞者來就魯魯已尊矣箋曰
言來盟則我大夫見矣若言蒞鄭語盟反似
與公盟也凡此二問嫌公可與大夫盟也
楚人伐鄭箋曰楚不復退者方將尊
楚以當齊桓也伐例時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

伯許男曹伯

箋曰會月侵時公大夫於僖篇各一見盛伯功也公無侵例日

會

侵蔡

箋曰侵例時

蔡潰

不與諸侯

潰之爲文重出蔡者侵爲加蔡舉潰爲惡蔡錄義各異也月者善義兵也潰例月叛例時

箋曰

潰例時

潰者何

箋曰据不言敗滅

下叛上也

箋曰廖震說侵而潰不言戰敗

故知叛也

國曰潰邑曰叛

箋曰凡言叛者皆言以叛明不能自叛則

與潰例異也潰者民如釋重負嫌國人可潰故以叛比之

遂伐楚

箋曰遂伐例時

次于

陘

箋曰次例時

其言次于陘何

据召陵

不言

陘

不言

有俟也

箋曰

几次皆有俟之詞實則不敢進耳

孰

俟

箋曰据俟陳人

也

俟

屈

完也

時楚強大卒暴先犯其與國臨

蔡

蔡潰兵精威行乃推

以伐楚懼然後使

屈完來受盟脩臣子之

職不頓兵血刃以文德優柔服之故詳錄其

止次待之善其重愛

民命

生事有漸故敏則

有功

箋曰下言楚

屈完來知俟屈完也兵

先聲而後實討夷

狄者不尙操蹙之

者

卒於師者桓公師無危

下盟去月方見大

夏許男新臣卒

不言

卒於師者桓公師無危

下盟去月方見大

者

卒於師者桓公師無危

下盟去月方見大

信 箋曰傳聞世小國君始卒例時不
名此名者從義兵當 褒進同邾婁克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

箋曰來盟

盟于召陵

箋曰

信例

屈完者何

箋曰据楚無大夫

楚大夫也

箋曰言來盟是大夫例也

何以不稱使

据陳侯使袁僑如會

尊屈完也

箋曰楚實無大夫若

稱使則例不見

曷爲尊屈完

据陳侯使袁僑如會不尊之 箋曰据與入臣

者必使臣以當桓公也

增倍使若得其君以醕霸德成王事也 箋曰言楚

人則嫌其君來言楚子使屈完如師則楚有大夫故去其使著其名氏使成爲大夫以當

桓公如外大夫來盟例也不其言盟于師盟

言楚完者著其氏乃尊之也也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

于召陵何据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不舉會與地箋曰据

來盟不地師在召陵也時喜得屈完來服於陘卽

于師盟于召陵箋曰師次于陘屈完師在

來至召陵乃同盟故異其文明師退也師在

召陵則曷爲再言盟据齊侯使國佐如師已

從地不再言盟箋曰据傳喜服楚也孔子

則一盟耳而經似二盟也曰書

之美者焉箋曰使若得屈完而後可盟何言

乎喜服楚据服蔡無喜文楚有王者則後

服

桓公行霸至是乃服楚

無王者則先叛

桓公不脩其師先叛盟是

也

夷狄也而亟

病中國

數侵滅中國

南夷與北夷

交

南夷謂楚滅鄧穀伐蔡鄭北夷謂狄滅邢衛至于溫交亂中國中國不絕

若綫

綫縫帛縷以喻微也

桓公救中國

存邢衛是也

而攘夷

狄

攘卻也北伐山戎是也

卒帖荊

卒盡也帖服也荊楚箋曰卒終也終

春秋篇不復更見荊是荊州盡安也以此見

州舉者言其騷動一州爲患最大荆自爲荆

楚自爲楚

言桓公先治

則荆帖矣

以此爲王者之事也

其國以及諸

云爾

夏治諸夏以及夷狄如王者爲之故其言來箋曰春秋託此爲興王之事

何

据陳袁僑如會不言來

箋曰

與桓爲主

也

以從內文知與桓公爲天下霸主

箋曰

託王於魯因託功於桓桓之功皆內之功

故言前此者有事矣

謂城邢衛是也

箋曰

此者有事矣

謂城緣陵是也

箋曰

則曷爲

獨於此焉與桓公爲主

箋曰据貫澤莫敢不

文此見公會而云來盟反

序績也

序次也績

似掩桓之功無主義也

桓公之功德莫大於服楚明德及強夷最爲

盛箋曰方言次爲不敢進之詞因敘其功

以爲王者之事當如此

也鹽鐵論引作子績

齊人執陳袁濤塗

箋曰執有罪例時非伯討稱人執

濤塗之罪何

箋曰据言執不月有罪之詞

辟軍之道也

曰箋

陳侯在軍而執陳大夫是濤塗在國也在國而不言伐陳則濤塗辟軍而在道明矣不治陳侯而但伐陳則濤塗專陳國陷君子師也詩曰誰俯子美心焉切切謂此事也

辟軍之道奈何

箋曰据不見齊軍過陳之文

濤塗謂桓公

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

夷且歸

濱涯也順海涯而東也東夷吳也從召陵東歸不經陳而趨近海道多廣

澤水草軍所便也

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

陷于浦澤之中

草棘曰浦
漸洳曰澤

願而執濤塗

時濤塗與

桓公俱行

笺曰

言濤塗不在陳之意也以

計免役而身徇君

雖有欺詐之罪伯者當赦

之故不得

執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

笺曰据

爲伯討

稱侯而執者伯討也

言有罪

曹伯執君猶稱

稱侯而執者伯討也

方伯所

侯無貶詞也

此執有

宜

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

笺曰坐執

此執有

討

罪何以不得爲伯討

笺曰據執無罪

古者周

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

此道黜陟

之詩

云周公東征

桓公假途于陳而伐楚則陳人

四國是皇

四國是皇

桓公假途于陳而伐楚則陳人

之詩

之詩

之詩

之詩

之詩

之詩

之詩

之詩

之詩

之詩

之詩

之詩

之詩

之詩

之詩

之詩

之詩

之詩

之詩

之詩

之詩

之詩

之詩

之詩

之詩

之詩

之詩

之詩

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

故令濤塗有
此言 箋曰

先嘗過陳陳乃不欲其由
己故不坐阻格義兵之罪不脩其師而執濤

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以己所招而反執人
古人所不爲也凡書

執者惡其專執
之從夷狄侵中國乃合古人之討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箋曰內徵者及伐例時
文承齊人則屬上執不

屬上會蓋齊人及伐耳而
爲內徵者詞諱又貶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爲桓公不脩其師而執濤
塗故也月者凡公出滿三

時月危公之久
爲託王師耳非實王者事也不得意致伐

楚已服矣何以致

伐

箋曰据來盟喜服楚得意當致會

楚叛

盟也

箋曰叛盟者雖服不足喜

齊不修其師而反伐陳楚非楚旋叛也致伐所以起

伐陳非內及

葬許繆公

得卒葬曹故卒

於所傳聞世者在曹後

箋曰傳聞世

小國君始見卒例不葬此葬者喪其卒于師

冬十有二月公孫慈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

鄭人許人曹人

箋曰大夫會例時此月者同公例起齊當自治也

侵

陳月者刺桓公不責乃復加人以罪

修其師因見愚誑不內自箋曰陳實有罪故侵

例從常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箋曰君殺世子例時

曷爲直稱晉侯以殺

據鄭殺其大夫申侯稱國也續問以殺者問殺

所稱例爾非謂晉侯不當稱國爵也

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

之也

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春秋公子貫於先君唯世子與母弟以今君錄親親也

今舍國體直稱君知以親親責之

箋曰具其爵絕其父兄之道也絕之則當坐殺異於

君有殺大夫之義也許殺大夫不許殺子弟者甚惡乎無親而恃尊以妄殺人書曰唯弔

茲不于我政人得罪言當送王室治之也使子弟有可殺之罪則父兄失教久矣已有罪

而又殺人
故甚之

杞伯姬來朝其子

箋曰來朝例時

其言來朝其子何

据微者不當書朝連來者內辭也與其子來者問爲

直來乎爲下朝出

箋曰据曹伯使

內辭也

箋曰

以言杞伯姬來知內女爲諱詞

與其子俱來朝也

因其與子俱來禮外

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故使若來朝其子以殺直來之恥所以辟教戒之不明也微無君

命言朝者明非實

箋曰惡內女私屬其子於魯有外夫之心故不言杞世子明不當嗣

立若曰杞伯姬直來者爲朝其子耳并不與伯姬來也

夏公孫慈如牟

箋曰如例時牟人來朝不見牟子卒嫌牟已亡故特見牟

明春秋不記同盟會卒葬爲凡見者皆有起例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

王世子于首戴

箋曰及會例時及者殊尊卑之詞公及夫人會齊侯是也

託王故卑齊侯以示義明諸侯不得會王世子世子亦不得外交諸侯猶夫人亦不得外

會也不可殊會故曰及會

曷爲殊會王世子

据宰周公不殊別也 箋曰据殊會者外之王者無

外世子貴也

箋曰王世子至尊之一體不得下交諸侯猶中國之當殊夷狄

世子猶世世子也

解貴意也言當世父位儲君副主不可以諸侯會之

爲文故殊之使若諸侯爲世子所會也自王者言之以屈遠世子在三公下禮喪服斬衰曰公士大夫之眾臣是也自諸侯言之世子尊於三公此禮之威儀各有所施言及者因其文可得見汲汲也世子所以會者時桓公德衰諸侯背叛故上假王世子示以公義箋曰言世子卽太子而改太言世與世室同見適長之義不於殺世子發傳者彼無貴世子之意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

箋曰諸侯盟例月嫌上外世子於此見諸

侯示君臣之義

諸侯何以不序

据上會序

箋曰据諸侯盟于扈上不序爲散詞此上序

當直言同

一事而再見者

箋曰凡稱諸侯爲散詞唯此與蔡北

目凡同地乃爲一事再見言一事

前目而後

凡也

省文從可知時間無事不省諸侯會盟一事不舉重者時世子不與盟箋曰前

目者列其序後凡者等之皆諸侯不可與王世子同盟也諸侯盟于葵北以叛盟爲散詞

此以上會爲散詞凡之言等之略之也非省文

鄭伯逃歸不盟

箋曰逃例時

其言逃歸不盟者何

据上言諸侯鄭伯在其弟子疑故執不知問

箋曰据會鄆言陳侯逃歸不可使盟也時

伯內欲與楚外依古不盟爲解安居會上不肯從桓公盟故後言不盟箋曰非逃歸也

下圍方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据後言不

辭其強箋曰据實未魯子曰蓋不以寡犯眾也

逃歸但當言不盟鄭伯懷二心依古不肯盟

諸侯以義相約而鄭伯懷二心依古不肯盟故言逃歸所以抑一人之惡申眾人之善故

云爾箋曰言鄭伯不盟則與公不與盟同爲內詞而鄭伯得敵諸侯矣故加逃以貶之

言蓋者魯子意上方貶諸侯嫌散詞不得爲眾也

楚人滅弦箋曰滅奔例月滅略楚從諱例弦子

不復爲

桓諱滅者爲叛盟見

弦子

奔黃

箋曰滅奔例滅月奔時治滅者略奔者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此象齊桓德衰是後楚遂背叛狄伐晉滅

溫晉里克比殺其二君 箋曰日食正例

冬晉人執虞公

箋曰外執君例時稱人者非伯討虞稱公者已滅不見本

爵從葬例也不從失地君例者方滅耳非先滅不稱侯者抑晉也

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

据滅言以歸上傳云四年反取虞知去滅

變以歸言執 箋曰据稱公從葬

不與滅也

例知已滅也當見滅不當見執

曷爲不與滅

箋曰据晉稱人當坐滅人

罪滅者亡國之善辭也

言滅者王者起當存之故爲善辭

滅

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言滅者臣子與君戮力一心共死之辭也不但

去滅復去以歸言執者明虞公滅人以自亡當絕不得責不死位也晉稱人者本滅而執之不以王法執治之故從執無罪辭也虞稱公者奪正爵起從滅也不從滅例月者略之前首惡奪之一國如執一人故知下不同力爲嫌下可叛君晉可滅之稱公爲有臣子詞者故從葬君詞非奪其爵

六年春王正月

滅諸侯以將序鄭叛與晉楚同爲齊伯衰之事故不

書他事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箋曰公會

伐例
圍新城箋曰圍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箋曰據長葛後言取

疆也惡桓公行霸疆而無義也鄭背叛本由桓公過陳不以道理當先脩文德以來

之而便伐之疆非所以附疏箋曰鄭疆不服故下以伐鄭致起上逃歸非實逃也

秋楚人圍許箋曰圍時諸侯遂救許箋曰稱諸

救例時不善而月錄之者楚鄭俱叛

冬公至自伐鄭事遷於救許以伐鄭致者舉

若公不與救許

七年春齊人伐鄭

箋曰人伐例時見鄭不服

夏小邾婁子來朝

至是所以進稱爵者時附從霸者朝天子旁朝罷行

進齊桓公白天子進之故因其得禮著其能以爵通箋曰前從州舉例稱倪此見本名

其實倪乃國邾婁同州也欲示七等例於荆楚從正於倪小邾婁變正起荆楚以文進退

倪以實進退也於日卒邾婁瑣後進倪使成國而從其故名謂之小邾婁言小則不通可

知國未有以小名者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

箋曰國殺大夫例時申侯者失地之君爲鄭臣者諸

侯不臣寓公而云其大夫議文自明

其稱國以殺何

據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稱侯據先都公子過稱人

以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

諸侯國體以大夫爲

股肱以士民爲肌膚故以國體錄

箋曰君主其國有殺大夫之法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

箋曰月會者加錄從伯

盟于甯母

箋曰盟例時從大信

曹伯般卒

箋曰曹例月卒時葬此時卒者喪其從伯與廬負芻同

公子友如齊

箋曰如例時爲齊伯衰謹錄內會聘也

冬葬曹昭公

箋曰曹葬例時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

男曹伯陳世子款

箋曰比會皆月者上言鄭彊下言乞盟先錄其會以

功扶伯

盟于洮

箋曰盟大信例時

王人者何

箋曰据王人突繫諸人

微者也

箋曰實微者直言人

曷

爲序乎諸侯之上

箋曰据世子貴不序諸侯之上

先王命也

銜王命會諸侯諸侯當北面受之故尊序于上時桓公德衰甯母之盟常會者不至而陳鄭又遣世子故上假王人之重以自助箋曰示王人有會諸侯之道與世子異

鄭伯乞盟

箋曰例時

乞盟者何

箋曰據重師乃言乞

處其所而請與也

以不序也

陽遣使請盟實不與盟也

其處其所而請

與奈何

箋曰據先會乃盟

蓋酌之也

酌挹也時鄭伯欲與楚不肯自

來盟處其國遣使挹取其血而請與之約束無汲汲慕中國之心故抑之使若叩頭乞盟者也
不爲大惡者古者不盟也
箋曰盟有酌血之法疑若可以不至故直書乞盟不諱也當爲中國諱者則未見如會操是也云蓋者言乞則不與盟自可見亦不必酌之

夏狄伐晉

箋曰狄伐例時齊伯衰晉伯起也

秋七月禘于太廟

箋曰禘例日月者非正禘也成王婚有后禘太廟之

典雍詩禘太祖其詞曰雍雍肅肅亦右文母頌其事也僖公始娶而齊以媵女先至遂脅而妻之懼其不立又見之于太廟故特言禘不言有事也魯以夏六月用禘禮祀周公殷正故在七月宣禘周公言有事此言禘正名也周制不王不禘禘唯新君除喪有之

用致夫人

箋曰用致皆例時

用者何

箋曰据不言牲幣

用者不宜用也

箋曰與用郊同例也

八年非除喪無所為禘假用禘禮致故言用耳

致者何

箋曰据不自

致

者不宜致也

箋曰與致禘用致夫人非禮也

以致文在廟下不使入廟知非禮也禮夫人始見廟當特祭而因禘諸公廟見欲以省煩勞不謹敬故譏之不日者下用失禮明

曰用致承太廟下知禘用致之也三月而廟

見當奠菜而已婦入及三月必值祭時因闢

廟門視滌濯遂見焉不必定三月言三月者

至久不過三月也其見蓋于禰廟承祭則各

在所祭之廟今見于太廟是非禮也又當見

不當致致者齊使

致之故爲外詞

夫人姜氏會陽

夫人姜氏會陽

夫人姜氏會陽

穀是姜氏也

貶今並去姜氏也猶爲曷爲

貶與殺非喪娶後又稱姜氏無貶文也

以妾爲妻也

以逆不書入廟當稱婦姜而稱

事嫡猶臣之事君同 箋曰妾則不知其姓氏而又稱夫人是以妾爲妻之詞 其言

以妾爲妻奈何

箋曰据經不見二妻文 蓋脅于齊媵女

之先至者也

以不致楚女及夫人至皆不書

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

辭言致不書夫人及楚女至者起齊先致其

女然後脅魯立也楚女未至而豫廢故皆不

得以夫人至書也 箋曰言致與致女同文

知夫人父母家自使臣同至也後稱姜氏故

知爲齊國本妾故知媵女前不記夫人至故

知先至蓋僖本結楚楚爲齊帖齊以女先

至而立之以妾爲妻大惡不諱者本不可婚

狄女也又不言齊女之至亦諱文也魯用王禮故異姓可相媵楚女別居西宮蓋並嫡也僖公夫人皆不言薨何君以聖姜爲齊媵頃熊爲楚女文宣本無昆弟之文是所未詳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惠王也王崩例日不葬箋曰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箋曰大國君卒例日

何以不書葬箋曰据非篡爲襄公諱也襄公背殯

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不書葬使若非背殯者箋曰下言宋子在五月之內故知未葬而會也去葬以顯其背殯而言諱者以襄公不葬盈諱與晉不言出入同故知爲諱使若宋例不書葬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于葵北

箋曰公會正例時爲下爲散詞見之

宰周公者何

箋曰据宰宜氏公宜采不相兼也

天子之爲政

者也

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以加宰知其職大尊重當與天子參聽萬機而

下爲諸侯所會惡不勝其任也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尸柩之前故不名

曰言宰以明譏文也宰公尊于世子而下同列國與王人序上相通起例也不殊會者世

子受父命譏在王宰公佐王治譏在宰故目言之不必諱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箋曰丙女卒例日爲未嫁女見例

此未適人何以卒

据杞叔姬不卒据嫁乃有隱之之例

箋曰許

嫁矣

箋曰已字之故知許嫁矣

婦人許嫁字而笄之

字者尊而

不泄所以遠別也笄者簪也所以繫持髮象男子飾也服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

也婚禮曰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

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以不

殤禮降也許嫁卒者當爲諸侯夫人有卽貴之漸猶俠卒也日者恩尤重於未命大夫故從諸侯夫人例

卒者從常事不書例也若不一見似終春秋唯公孫慈卒同例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北

箋曰盟不信例日先目後凡散詞略

之

桓之盟不曰此何以曰

箋曰据下錄公如齊非我貳

危之

也

箋曰爲無伯之詞是危也

何危爾

箋曰据後不相犯

貫澤之會

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

也

箋曰言桓伯自貫澤始承救邢衛故也

葵北之會桓公震而

矜之叛者九國

下伐厲善義兵是也會不書者叛也叛不書者爲天子親

遣三公會之而見叛故上爲天子下爲桓公

諱也會盟一事不舉重者時宰周公不與盟

箋曰以天子之宰等於列國是震矜也震

九國謂宋楚徐莒厲狄北戎英氏項也

之者何

箋曰以震矜意同文異故問

猶曰振振然

亢陽之貌矜

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

色自美大之貌

甲戌晉侯詭諸卒

不書葬者殺世子也箋曰晉始見日卒大國例至

文公伯乃書葬本小國也以伯大之書云王錫晉文侯其詞稱父是附庸君例也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箋曰殺子例日此時者奚齊不

正比衛輒例但係君重之耳不依臣殺君例也里克氏不當國

此未踰年之君其言殺其君之子奚齊何

据

其君舍不連先君連名者上不書葬子某殺君名未明也箋曰据成死者賤生者當直

言君依鄭忽殺未踰年君之號也

欲言殺其子奚齊嫌

無君文與殺大夫同欲言殺其君又嫌與殺成君同故引先君冠子之上則殺未踰年君之號定而罪之輕重見矣加之者起先君之子不解名者解言殺從殺名可知也殺未踰年君例當月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 箋曰此不成其爲君與齊舍成爲君相對爲例明繼體有正有不正無父子則無君臣也文不可言殺其世子尤不可言殺其子但言其君之子則不坐殺君言殺其君則坐殺君未踰年稱子爲子見義非爲臣立稱也臣殺之則成其爲君矣奚齊不正對申生爲篡不許晉侯殺適立庶也卓子反正者奚齊既伏罪不正者已去後立者則爲正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書如者錄內所與外交接也故如京師善

則月榮之如齊晉善則月安之如楚則月危之明當尊賢慕大無友不如己者月者僖公本齊所立桓公德衰見叛獨能念恩朝事之故善錄之

箋曰朝例時此月者蔡人龍說

錄公終事齊起九叛國

狄滅溫

箋曰狄滅例時狄者九叛國之一見叛故不諱滅

溫子奔衛

箋曰滅奔例滅月奔時此皆時略狄

晉里克殺其君卓子

箋曰殺君例日此時者卓子稱君正里克之罪

耳非卓子實

及其大夫荀息

箋曰及殺例日承上故時以累

正故略之

殺故從君也

及者何

箋曰据累殺例當日

累也

箋曰言及承上殺無二例也

殺君

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

箋曰每累必問者欲顯三及不同之

也孔父仇牧皆累也

箋曰自非此三及外更無累者

舍孔父

仇牧無累者乎

箋曰嫌展轉相据仍非舍此而有累也

曰有

三及外無他例從見者不見例有皆不書矣

有則此何以書

箋曰問此

賢之意賢也

箋曰又立一法也

何賢乎荀息

据與孔父同箋曰

也知與孔仇不同故問也又据奚齊不正

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不食言者不如食受之而消亡之以奚齊卓
子皆立 箋曰孔父先君死仇牧同君死荀

息後君死後君死而亦 其不食其言奈何 箋

爲累故知嘗受命矣 其不食其言奈何 曰
据奚齊不正先君命亦不正奚齊卓子者驪姬

之子也荀息傅焉 禮諸侯之以子八歲受之少
履小節焉十五受大傅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

以大學業大道焉履大節焉 驪姬者國色也

其顏色一 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

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

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 獻公自知廢正
當有後患欲託

二子於荀息
故動之云爾
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者不

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
荀息察言觀色知獻

動已故答之云爾
箋曰臣爲君使若分別

君正不正而後死則生利祿而死擇便不忠

之大者故極道其君不正而賢荀息之義乃

明也知己已不正而傳二子至此無可辭欲

遂成之矣以義論之荀息不得爲正色立朝

然而春秋善之者士各有節志所惡乎反覆

耳
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

立不正廢長而立幼
重長謂耳
如之何願與子慮

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
上問下曰訊言臣者
明君臣相與言不可

負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
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殺奚齊荀
息立卓子里克殺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
不食其言矣起時莫不背死鄉生去敗與成
荀息一受君命終身死之故言
及與孔父同義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
故略之箋曰雖從卓子死無異從奚齊死
故可爲
及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箋曰伐例時
九叛國之二

晉殺其大夫里克

箋曰君殺
大夫例時

里克殺二君則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衛

人殺州吁 箋曰 据荀息累則克當坐殺惠公之大夫也惠公篡立已定

晉國君臣合爲一體無所復責故曰此乃惠公之大夫安得以討賊之辭言之

殺之非然則孰立惠公欲難殺之意 箋曰 討賊也

非討賊而立不見篡文則晉君又不坐殺里克也箋曰 許其爲大夫故知殺之者

即其所立里克殺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里克立

惠公則惠公曷爲殺之箋曰 据趙盾立成公遂相之惠公

曰爾旣殺夫二孺子矣孺子小子也 奚齊卓子時皆幼小 箋曰

孺子君之子當立者書有孺子王禮有孺子
躡正其名欲加克以殺罪也此逆探惠公之

意非必又將圖寡人如我有不可將復為爾
有是言又將圖寡人圖我如二孺子為爾

君者不亦病乎於是殺之殺無討賊之義假
君者不亦病乎於是殺之殺無討賊之義假

討賊之名故正其為君臣惡乎然則曷為不
與賊比而又圖之賊之賊也然則曷為不

言惠公之入公篡不明則里克若無罪晉
言惠公之入公篡不明則里克若無罪晉

之不言出入者踊為文公諱也語若關西言
之不言出入者踊為文公諱也語若關西言

渾矣獻公殺申生文公與惠公恐見及出奔
不子當絕還入為篡文公功足以并掩前人

之惡故惠公入懷公出文公入渾皆不書悉
為文公諱故也為文公諱者欲明文公之功

大也語在下懷公者惠公子也惠公卒懷公立而秦納文公故出奔惠公文公出奔不書者非命嗣也箋曰欲見文公亦因此而入言惠公入則當言文公入文伯而惠賊惠雖賊文仍篡耳以文而賊惠則不可以惠而賊文又無以開撥亂之路故沒其文使若重耳繼夷吾者然文篡仍未滅也以此見春秋不記史事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爲不爲桓公諱箋曰据爲桓諱滅亦當諱篡桓公之享

國也長享美見乎天下故不爲之諱本惡也

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爲之諱

本惡也桓公功大善惡相除足封有餘較然爲天下所知文公功少嫌未足除身

纂而有封功故爲之諱并不言惠公懷公出入者明非徒足以除身纂而已有足封之明較也美不如桓公之功大

秋七月

箋曰方記晉事故不書他事

冬大雨雹

箋曰雹例時

何以書

箋曰据雹於冬所灾微

記異也

夫人專愛之所生也 箋曰以

大爲異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箋曰君殺大夫例時

起里克非討殺故再見一大夫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箋曰公及會例時爲

致夫人無氏故見此會父女會無譏也

秋八月大雩

公與夫人出會不恤民之應大雩例時月者早甚

冬楚人伐黃

箋曰伐例時楚爲九叛國之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是後楚滅黃狄

侵衛 箋曰日食朔後不言朔

夏楚人滅黃

箋曰狄滅例時見叛不諱滅黃子死位

秋七月

箋曰方記故不書他事

冬十有二月丁丑

陳侯處曰卒

箋曰大國卒例日

十有三年春狄侵

衛

箋曰侵例時

夏四月葬陳宣公

箋曰日卒月葬正例

公會齊侯宋公陳

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

桓公自貫澤陽

穀之會後所以不復舉小國者從一法之

曹許以上乃會

箋曰會例時葵

北後再見時會爲

城緣陵見之

秋九月大雩

由陽城緣

穀之會不恤民復會于鹹陵煩擾之應

例時月者旱甚

冬公子友如齊

箋曰如例時起上公如月非正例

十有四年春諸侯

城緣陵

箋曰城例時不繫同之內邑起諱文

孰城之

諸侯不序故問誰城不言諸侯城外邑又不繫也傳文本

箋曰據內邑

言孰城無之字師讀誤衍耳此問與楚北城同若問孰城之則經文明言諸侯城之矣

杞也

箋曰城楚北為衛知城緣陵為杞皆以下經推得之

曷為城杞

箋曰

據城例亦有非滅者

滅也

箋曰杞上伯朝後子卒不日無故而

紕文與衛同是滅例也襄二十九年城杞下亦見

孰滅之

據衛

見狄蓋徐莒脅之

以下皆狄徐莒也言脅者杞王者之後尤微是見恐

喝而亡箋曰徐莒九叛國之曷爲不言徐

莒齊之箋曰据徐莒爲桓公諱也箋曰與邢衛同例

曷爲爲桓公諱箋曰据温黃不諱也上無天子

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

救則桓公恥之也箋曰正以桓伯衰比滅不諱伯例不顯故復爲始伯

詞然則孰城之箋曰据經言諸侯傳言桓公桓公城之箋曰据城

爲桓諱是桓城非諸侯也曷爲不言桓公城之箋曰据城邢言齊師

宋師曹師不與諸侯專封也箋曰實非師與邢異曷

爲不與

箋曰据邢衛已見二例此宜從邢例已見者不必復見

實與而

文不與

箋曰諱滅實與也言諸侯文不與也

文曷爲不與

箋曰据不

與亦已見二例矣

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

箋曰城邢言師城楚

北直言城於此乃顯諸侯耳

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

實與之何

箋曰据言諸侯爲散詞不見與桓之義

上無天子下

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

救之可也

輒發傳者與城衛同義言諸侯者時桓公德衰待諸侯然後乃能存

之外城不月者文言諸侯非內城明矣
曰桓伯衰故言諸侯耳諱滅則實與可知也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

箋曰遇例時月者起非實遇

使鄆子來朝

箋曰使來朝與使來聘同例時

鄆子曷爲使乎季姬來朝

据使者臣爲君銜命文也 箋曰据

季姬明年乃歸鄆

內辭也

箋曰夫人外公不言及此言及知爲內詞

非使

來朝使來請己也

使來請娶己以爲夫人下書歸是也禮男不親求女

不親許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鄆子淫泆使來請己與禽獸無異故卑鄆子使乎季姬

以絕賤之也月者甚惡內也

杜曰季姬本許嫁邾婁鄆子來朝而請昏焉

成夫婦故邾婁不復來取明年而明歸于鄆矣其後邾婁執鄆子國君凶死禍及三邦惡

內躬行無禮諱其大惡使若季姬自姪通于外者然雖甚惡猶愈于詐邾婁背信約之反覆傾國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箋曰崩例時日者同天王例

沙鹿者何

箋曰据不繫同內邑

河上之邑也

箋曰以言崩知爲河

水所圯與梁山同也經不見何此邑也其言地此河直謂水耳舉大者言之

崩何

据梁山

襲邑也

襲者嚙陷入于地中言崩者在河上也河岸

有高下如山有地矣故得言崩也

沙鹿崩何以書

箋曰据非天變復非

人記異也

箋曰平地而崩是異也

外異不書此何以書

据長狄之齊晉不書
箋曰据言河非魯境

爲天下記異也

上地者民

之主霸者之象也河者陰之精爲下所襲者
此象天下異齊桓將卒霸道毀夷狄動宋襄
承其業爲楚所敗之應而不繫國者起天下
異 箋曰以記崩故知爲天下崩無外內異
詞與大水異也

狄侵鄭

箋曰侵例時
爲伯衰見之

冬蔡侯胙卒

不書葬者潰當絕也不月者賤
其背中國而附父讐故略之甚

也胙立不書者父獻舞見獲畱卒於楚胙以
次立非篡也 箋曰前狄桓侯至此四十九
年始見胙卒時卒不葬小國初見例也使若
蔡已絕此別一小國初見卒例者然蔡本大

國當日卒
月葬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月者善公既能念恩尊事齊桓

又合古五年一朝之義故錄之 箋曰公如例時月者起與下會致爲一事見桓伯衰

楚人伐徐

箋曰伐例時爲救徐見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

箋曰會例時月者錄從伯

盟于牡丘

箋曰盟從大信例時所謂善善從長

遂次于匡

箋曰次例時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言次者刺諸侯緩於

人恩既約救徐而生事止次不自往遣大夫往卒不能解也大夫不序者起會上大夫君已目故臣凡也內獨出名氏者臣不得因君殊尊省文別尊卑也箋曰率師救例時及者方貶諸侯大夫使若汲汲在內

夏五月日有食之

是後秦獲晉侯齊桓公卒楚執宋公霸道衰中國微

弱之應 箋曰食在朔前例不日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北之善錄義兵厲葵

也曹稱師者桓公霸道衰曹獨能從之征伐不義故褒之所以勸勉不能扶助霸功激揚解情也 箋曰伐例時月者錄伯功厲九叛國之六

八月蠓

公久出煩擾之所生
蠓例時月者僖有閏雨之恩
箋曰

九月公至自會

箋曰致例時月者
與上二月相起

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

据柯之會不致
箋曰据葵北危猶

不致久也

久暴師眾過三時
齊即會未歸也不以齊致者從會爲
箋曰欲見公如

重

季姬歸于鄆

箋曰內女歸于例月此時者起
上已嫁非先通後歸也季姬無

自主之道故從正
嫁詞且錄其卒

己卯晦

箋曰晦
例日

震夷伯之廟

箋曰震例時地
震例日雷震天

氣常有故略之也

晦者何

箋曰据晦不書

冥也

晝日而冥朔晦之晦者

箋曰知非晦有事不

書也明年正月戊申朔此年九月正己卯晦於此益見晦不書書則當言己卯晦晦矣又晦當連月不可但日而言晦

震之者何

箋曰据地震文在下

雷電

擊夷伯之廟者也

箋曰非廟自震乃雷電震之也

夷伯者曷

爲者也

箋曰据外灾不書

季氏之孚也

孚信也季氏所信任臣

箋曰此但當言微者以便文据史記答之經不必見季氏之孚之意也孚者家臣之號

雜誥曰作周孚先

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

箋曰

据微者廟不得見本名夷伯文與單伯同蓋

先爲命大夫後其子孫仕於季氏爲下士得

立一**大之也**夫同故曰**大之** **曷爲大之**据

虎稱**天戒之故大之也**明此非但爲微者異

盜之使稱字過于大夫以起之所以畏天命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

之言**箋**曰天震之亦**何以書****箋**曰据**記異**

也此象桓公德衰疆楚以邪勝正僖公蔽于

大夫廟天意若曰蔽公室者是人也當去之

紀震而以夷伯爲**戒夷伯者夷霸也**

冬宋人伐曹

箋曰伐例時宋九叛國之七

楚人敗徐于婁林

謂之徐者爲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重故狄之也

不月者略兩夷狄也以敗者狄例也徐先稱人以滅杞狄之敗狄

箋曰敗當稱師稱國

例時楚稱人同中國云略兩狄非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

箋曰偏戰例日

及戰者爲主與晉敵秦也

獲晉侯

箋曰獲例時又與秦之獲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

据泓之戰言宋師敗績箋曰

据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歸君獲猶言敗彼月此日尤當詳也

君獲不言師

敗績也

舉君獲爲重也釋不書者以獲君爲惡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

絕也主書者從獲人例此既與晉又與秦爲兩師敗荆敗蔡師是也

敵之詞起秦晉之戰不足分曲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賈石于宋五日

箋

賈例日加朔詳錄之與夜中同例

是月六鵬退飛過宋都

日

是月者重出月例爲鳥異例時月者起本不書爲宋特見之

曷爲先言賈而後言石

据星賈

賈石記聞聞

其礪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

箋曰言所以是後言五之意

月者何

箋曰据是人爲慢詞

僅速是月也

是月邊也魯人語也在正

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箋曰是卽正也嫌有兩正故改正爲是明當再出月也禮

月令凡以月氣爲限者則曰是月

何以不曰

据五石言日箋曰据僅速則

重錄之詞晦日也

凡災異晦日不日日食是日食嘗於晦朔不日晦

可知也六鷁無常故言是月以起晦也箋曰凡外異例日此當云丁丑晦若但言丁丑

不見去晦之例故改日晦則何以不言晦

從月而爲僅速之詞言春秋不書晦也

事當日者日平居無他卓朔有戰是也

箋曰不書晦者猶不朔有事

則書

重始故書以錄事若晦雖有事不書始

而終自正故不復書以錄事 笺曰：遇晦則略輕於常日也。當日而不日以見略晦之例。

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鵙據實石六鵙退飛記

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鵙徐而察之則退飛。

鷓小而飛高故視之如此事勢然也。宋都者宋國所治也。人所聚曰都。言過宋都者時獨

過宋都五石六鵙何以書箋曰：據不及我記異也箋曰

以五六詳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箋曰：據沙鹿

錄之也也。爲王者之後記異也。非新王安存之象

言宋

故重錄爲戒記災異也石者陰德之專者也
鷓者鳥中之耿介者皆有似宋襄公之行襄
欲行霸事不納公子目夷之謀事事耿介自
用卒以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鷓之
數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於晦朔者
示其立功善甫始而敗將不克終故詳錄天
意也 箋曰傳聞世記異

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箋曰大夫卒例日傳
聞世不卒卒者賢之

其稱季友何

据犁戰
季來歸

名不稱
友賢也

賢也

閔公不書
葬故復於

卒賢之明季子當蒙
終當錄也不稱子者

討慶父之功遇牙存國
上歸本當稱字起事言

子箋曰莊公無母弟者貶文姜之義嫌公
子友與公子牙同故於其卒言季以見之諸
侯弟兄不以屬通
季叔皆母弟之詞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箋曰日卒從恩錄正
例以見季姬無罪前

非實
遇

秋七月甲子公孫慈卒日者僖公賢君宜有
恩禮於大夫故皆日

也一年喪骨肉三人故日痛之箋曰專見
此卒大夫之文起三世之例明傳聞世大夫

卒不
書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月者危桓公德衰任豎
刀易牙墮功滅項自此

始也

箋曰月會者終伯
衰之詞水地者大之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稱氏者春秋
前黜稱氏也

伐國而含氏言之者非主名故伐之得從國
舉箋曰伐例時英氏夷國弟三等九叛國

之八廖榮說下滅項爲齊諱嫌
許齊滅故進徐同齊起齊亦狄

夏滅項

箋曰外滅例月內滅例日此爲內詞
而時者起從上文伐而遂滅叛國之

九

孰滅之

以言滅知非內也
諱滅言入外不諱滅當著國

箋曰据內

齊滅

之

以不諱知齊滅

箋曰承

曷爲不言齊滅

之

上伐英氏與滅厲同也

爲桓公諱也

箋曰不諱

齊

自滅

春秋爲賢者諱

箋曰雖伯衰猶諱之爲賢也

此滅

人之國何賢爾

箋曰据相滅亡

君子之惡惡

也疾始

絕其始則不得終其惡

善善也樂終

樂賢者終其行

箋曰疾始滅是也

桓公嘗有繼絕

亡之功

存邪

故君子爲之諱也

言嘗者時桓

而滅人嫌當坐故上述所嘗盛美而爲之諱

所以尊其德彰其功傳不言服楚獨舉繼絕

存亡者明繼絕存亡足以除殺子糾滅譚遂
項覆終身之惡服楚功在覆篡惡之表所以
封桓公各當如其事也不
月者桓公不坐滅略小國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箋曰夫人會無譏
文見姜氏桓女非

賤媵以脅立
貶同妾耳

九月公至自會

箋曰得意致會月者與上
會月相起見公不與滅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箋曰大國
君卒例日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婁人

伐齊

月者與襄公之征齊善錄義兵
箋曰
伐例時以我救爲義兵故先月錄與之

夏師救齊

箋曰救例時將卑師眾稱師言救則義兵也伐亦義救亦義所謂並

行不相悖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甌

箋曰偏戰例日

齊師

敗績

箋曰敗績例時

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

箋曰據此言戰上不必見伐也

宋公

與伐而不與戰

箋曰與治也但伐以正之本不欲戰齊亂故興師來逆因

結曰戰耳知宋不戰者伐者四國戰者一國非伐戰可知

故言伐春秋伐

者爲客伐者爲主曷爲丕使齊主之

據甲寅衛人及

齊人戰與襄公之征齊也箋曰不與則當見曹衛邾婁歸文或見宋

公文今直以師敵師是曷爲與襄公之征齊

不使齊師敵宋公也據齊桓公霸者猶不與征衛桓公死豎刁

易牙爭權不葬爲是故伐之也不爲文實者保伍連率本

有用兵征伐不義之道箋曰小白卒過時乃葬故於此見齊亂文與之故不言成亂

狄救齊箋曰救例時既見師救復見狄救明齊亂由宋伐而定凡狄稱人者進也

直稱狄者州舉之也救義兵不進者言救已善不假更進州救更善於人救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箋曰日葬隱之也

冬邾人狄人伐衛

狄稱人者善能救齊雖拒義兵猶有憂中國之心故

進之不於救時進之者辟襄公不使義兵壅塞

齊人狄人相

起廖榮說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名者著蔡

北之會叛天子命者也不得爲伯討者不以其罪執之妄執之所以著有罪者爲襄公殺恥也襄公有善志欲承齊桓之業執一惡人不能得其過故爲見其罪所以助賢者養善意也月者錄責之
箋曰人執無罪君例時月者起宋人實宋公也滕子名則絕之而爲無罪詞者宋伯未著先執君以示威致邾婁亦執鄆子伯業不成嫌實人執故名滕子以

例見

夏六月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

因本會于曹南

盟故以地實邾婁說在下 箋曰人盟例時月者起人實君也曹南卽邾婁也不言邾婁者誘人會而執之非伯討之義故諱使若本會曹南而鄆子誤至邾婁見執非宋公之意

鄆子會盟于邾婁

箋曰會盟內詞例時起鄆子罪由內女

其言會盟何

据外諸侯會盟不錄及曹伯襄

後會也

說與會伐宋同義君不會大夫刺後會者起實君也地以邾婁者起爲邾

婁事也不言君者爲襄公諱也魯本許嫁季姬於邾婁季姬淫泆使鄆子請己而許之二

國交忿襄公爲此盟欲和解之既在會閒反爲邾婁所欺執用郕子恥辱加於宋無異故沒襄公使若微者也不於上地以邾婁者深爲襄公諱使若不爲邾婁事盟而郕子自就邾婁爲所執者也不上盟不日者深順諱文從微者例使若下執不以上盟爲辨也會盟不日者言會盟不信已明無取於日自其正文也箋曰後會者使郕子若以後會見執非宋執之也宋公既討滕叛因治郕邾婁之訟執郕子以畀邾婁致使相殺魯懼卽楚六國相結以敗宋功身反見執若非泓戰之正無以自立而敗亡隨之矣春秋本其所由深爲之諱扶伯主殺內惡歸罪郕子而見用威之不足圖功也

己酉邾婁人執郕子

箋曰執殺君正例執日殺時坐罪執者同殺君

例鄆子不名者鄆罪不在邾婁邾婁言
人者比蔡人殺陳佗例以媵見殺之詞用之
惡無道也不言社者本無用入之道言用之
已重矣故絕其所用處也日者魯不能防正
其女以至於此明當痛其女禍而
自責之箋曰用即殺也例時

惡乎用之

箋曰據用郊用牲于社太

用之社

也

箋曰禮不用命僂于社此據先典

其用之

社奈何

箋曰據用牲于社

蓋叩其鼻以血社

也

箋曰言蓋者相傳有此法

秋宋人圍曹

箋曰圍例時著同盟懼而叛宋

衛人伐邢

箋曰伐例時爲上伐衛進狄嫌衛有罪

冬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因宋征齊有隙

爲此盟也是後楚遂得中國霍之會執宋公稱人諱使若大信因以起四人皆君耳公懼以鄆罪見討遂卽于楚楚初得中國故尊陳蔡自居其次然則此會公主會也齊與盟

梁亡

箋曰亡一見例時

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

据蔡潰以自潰爲文舉侵也

自

亡也

箋曰與崩卒同詞

其自亡奈何

箋曰据國有遷去無亡法

魚

爛而亡也

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

旦相率俱去狀若魚爛魚爛從內發故云爾著其自亡者明百姓得去之君當絕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箋曰新例時

何以書

箋曰据新作雉門以災書

譏有故之詞何譏爾

日

据非臺廡

門有古常也

惡奢秦不奉古制常法

夏郃子來朝

箋曰來朝例時爲失地見一例

郃子者何

未有存文嫌不名故執不知

失地

之君也

箋曰郃鼎先入宋器從名是亡國詞也

何以不名

据鄧穀名

兄弟辭也

郟魯之同姓故不忍言其絕賤明當尊遇之異於鄧穀也書者喜內

見歸

箋曰文與盛伯同彼奔此朝故知兄

弟兄弟謂同姓也盛郟同姓穀鄧異姓見二

例郟滅七十二年其君猶在年近八

五月乙巳西宮災

箋曰丙火災例日

西宮者何

箋曰据桓宮武宮言諡無諡言新

小寢也

箋曰宮者生人

所居東西南北宮皆對寢而言故知小寢

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

箋曰据公薨于

有西宮則有東宮矣

箋曰二宮相對

不相下起楚女齊女俱適不相下也四宮者惟兄弟耳一人之宮分爲東西各有私尊不

相往來以此與致夫人相
起也若實小寢不言西矣
魯子曰以有西宮

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

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禮諸侯娶

三國女以楚女居西宮知二國女于小寢內各有一宮也故云爾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

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 箋曰夫人但有五寢分大小不分東西又不分宮魯

子言非也宮 **西宮災何以書** 箋曰据非桓者有垣隔之 **西宮災何以書** 僖宮之比 桓記

災也

是時僖公爲齊所脅以齊媵爲適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之所生

也言西宮不繫小寢者小寢夫人所統妾之所繫也天意若曰楚女本當爲夫人不當繫

於齊女故經亦云爾 箋曰記災者起公所居重之也 僖見齊桓葬而驟尊楚女以此見

其兩適

鄭人入滑

箋曰外人入國例時爲宋伯不成記鄭叛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狄稱人者能常與中國也 箋曰惡齊狄相結

以侵中國人狄所以狄齊也與伐英氏伐衛相起盟例時不直狄齊者伯衰國亂責之略

冬楚人伐隨

叛楚故也 入犯中國也 伐例時 箋曰記楚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貶狄者爲犯中國諱 箋曰伐例時復狄

狄者廖榮說起前兩狄人爲貶齊邢非進狄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箋曰人盟例時下執宋公專罪楚子

錄微者從常例譏宋公
不宜輕會楚且盟也

夏大旱

箋曰旱
例時

何以書

箋曰据言旱
則雩不見

記災也

新作南門之所
生 箋曰不雩

無閔雨之心
故不月略之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

霍

箋曰會例時不使楚子
得危宋公故不見危例

執宋公以伐宋

箋曰

執例時以伐例時執者有
罪之詞使若內執之也

孰執之

箋曰据上曹南執
鄆子別出邾婁人

楚子執之

以下獻
捷貶

曷爲不言楚子執之

据梁盟下執莒子復出晉人也不

與夷狄之執中國也

不舉執爲重復舉伐者劫質諸侯求其國事當

起也不爲襄公諱者守信見執無恥說在下也箋曰起宋公當自治故使若我執之而

我釋之不使楚無故而執中國君明凡夷狄之患不在夷狄楚之禍由內召之

冬公伐邾婁

箋曰恃楚以報郟子之怨也公伐例時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箋曰使獻例時楚無大夫於此見宜申者起楚

人實楚子宜申得臣皆不氏與屈完異也故不問楚無大夫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

据稱使知楚子

貶

箋曰退三等也

曷爲

貶

据齊侯獻戎捷不貶

爲執宋公貶

箋曰以上執不言楚子於此見之也

曷爲爲執宋公貶

据上已沒不與執中國

宋公與楚子

期以乘車之會

蓋鹿上之盟先盟鹿上而後爲好會于

箋曰楚僞請

霍

公子曰夷諫曰楚夷國也疆而無義請君

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

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

箋曰曰者宋公

躊躇而自決也先不當信楚耳既受之又示怯亦終不能自立目夷謀非也

終以

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

詐諛劫質諸侯求其國當絕故貶

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

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於

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

所以堅宋公意絕疆楚之望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

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

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

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

釋在十二月執已踰二時矣此終言之宋公釋乎執走之衛

襄公

本謂公子曰夷曰國子之國也宋公愧前語故慙不忍反走之衛不書者執解而往非出也奔公子曰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

然後逆襄公歸

凡出奔歸書執獲歸不書者出奔已失國故錄還應盜國

與執獲者異臣下尙隨君事之未失國不應盜國無爲錄也

惡乎捷

捷曰

捷言

捷乎宋

以上言

曷爲不言捷乎宋

捷也

箋曰据以伐不諱

爲襄公諱也

襄公本會楚欲行霸憂中國也不用目夷

之言而見詐執伐宋幾亡其國故諱爲沒國

箋曰以

文所以申善志不月者因起其事故諱爲沒國故猶可捷則甚矣捷而終不得宋宋有臣焉故爲其君諱宋公因貪見詐中國不救上執

不言楚此捷不言宋不使楚宋相敵此圍辭也曷爲不言其圍

据上言守國知圍也箋曰据以爲公子曰

伐而捷經二時而釋是圍宋之詞爲公子曰

夷諱也主之攻故爲諱圍起其事所以彰目

夷之賢也歸捷書者刺魯受惡人物也箋

曰目夷先不能免君于難陷君死地乃有守

國之功言圍則臣子拒君不可以示法故諱

之使若宋公不在師楚別出兵而捷耳經不

見目夷立臣子之法耳許其守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言諸侯者起霍之會

諸侯也不序者起公從旁以議釋宋公會盟

一事也言會者因以殊諸侯也箋曰公會

盟例曰會時盟下釋宋公不從大釋宋公箋

信例時者起實非公執而釋也釋宋公曰

釋例時蔡人龍說諸侯散詞爲霍會不救宋公略之與廿七年盟宋相起兼明內有託文

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据執滕子

公與爲爾也箋曰不言釋者亦內詞也公與爲爾奈何日箋

据上執實楚子公與議爾也善僖公能與楚議釋賢者之厄不言公釋之者

諸侯亦有力也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婁箋曰欲見上不與

執故因公會而釋遂使公專其事取須朐日箋

取邾婁邑當諱伐廖震說目言

公伐起下升陘之敗非微者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箋曰伐例時討鄭而楚救鄭遂

有泓之戰

秋八月丁未及邾婁人戰于升陘

箋曰微者及戰例時

日者公也諱不言公者公不自治而見敗于邾婁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

箋曰

偏戰例日與宋爲主楚人楚君也以敗宋故仍貶之

宋師敗績

箋曰敗績例時

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

据奚之戰不言朔箋曰据非灾異

朔不言

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

繁多也殺省也正得正道

尤美箋曰春秋以時月日分正變例何正

爾箋曰據正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水

名水北日陽楚人濟泓而來渡有司復曰請迨其

未畢濟而擊之及迨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

子不厄人吾雖喪國之餘我雖前幾爲楚所喪所以得其餘民

以爲國喻稱弱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

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

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軍法以鼓戰以金止不鼓不戰不成列未

成陳也君子不戰未成陳之師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

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

大禮有君而無臣言朔亦所以起有君而無臣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

也若襄公所行帝王之兵也有帝王之君宜有帝王之臣宜有帝王之民未

能醕粹而守其禮所以敗也箋曰有君無臣者有君人之度無人臣傲幸之心也臣當

此戰從權取勝而已敗則伏其罪耳人君尊重躬爲詭得幸而得勝無以對鄰國服夷狄

使臣民也若不幸亦敗遂不振矣唯有秉禮自守有死無撓乃爲長算也夫強弱在政勝

負難知喪君有君無信不立以爲雖文王勝敗爲憂喜者一將之能耳

之戰亦不過此也

有似文王伐崇陸戰當舉地舉水者大其不以水厄

人也 箋曰文王開國之王春秋所託者也
錄此爲正故知春秋論戰不能過此也守成
中興或可以權詐取利如欲開國垂統撥亂
反正非大禮不足服人故孔子亟子宋襄以
爲開國王之法宋弱楚彊見執被圍而有此
敗復被齊兵襄公旋卒楚日來伐人皆謂宋
必亡矣乃適以開晉楚遂不逞反因宋以求
平終合晉楚惡在其不競乎襄公一守禮而
國以振故託此以爲開國王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

箋曰伐圍緡 箋曰
例時 圍緡例

時

邑不言圍

箋曰据宋不疆

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

疾痛

也重故喻若重故創矣襄公欲行霸守正履信屬爲楚所敗諸夏之君宜雜然助之反因其困而伐之痛與重故創無異故言圍以惡其不仁也 箋曰疾惡也重猶再也宋前正齊齊乃結楚謀之楚既敗宋齊又重伐與楚同惡故疾之諱楚之圍而著齊之圍疾之甚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慈父卒

箋曰日卒正例

何以不書葬

箋曰据宋子不背殯

盈乎諱也

盈滿也相接足之辭

也襄公本以背殯不書其父葬至襄公身書葬則嫌霸業不成所覆者薄故復使身不書

葬明當以前諱除背殯以後諱加微封內娶
不去日略之者功覆之也 箋曰使若宋例

不書葬者然不書葬者
天王例也故爲盈諱

秋楚人伐陳

箋曰伐例時起前楚僞下陳蔡
今得志而侵中國以著晉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卒者桓公存王者後功
尤美故爲表異卒錄之

始見稱伯卒獨稱子者微弱爲徐莒所脅不
能死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貶稱子
者春秋黜杞不明故以其一等貶之明本非
伯乃公也又因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故
貶不失爵也不名不日不書葬者從小國例
也 箋曰從小國通例不名稱子者以上城
緣陵滅文不明使若國滅君死或出者然小
國略之亦稱侯不侯者必子之乃顯其見滅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箋曰宋公卒無伯南夷北狄交侵故不書

他事

夏狄伐鄭

箋曰伐例時見楚狄交患中國也

秋七月

箋曰方記天王奔故不書他事

冬天王出居于鄭

箋曰出奔例時居例時

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

出据王子瑕奔晉不言箋曰据公出但

言居不能乎母也

不能事母罪莫大於不孝故絕之言出也下無廢上之義

得絕之者明母得廢之臣下得從母命箋曰無故而出是棄其家王者無父故知不能

乎母耳言出以絕之坐大罪之例猶稱天王者臣不得絕君也出以治不孝言天王以教臣忠明下有匡正之義不見其歸入者起其出爲家事

魯子曰是王也

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

猶曰是王也無絕義不能事母

而見絕外者其諸謂此灼然異居不復供養者與主書者錄王者所居也

箋曰師說有

王者不能乎母之事故魯子引以疑其是此王也以無正文故曰其諸

晉侯夷吾卒

纂故不書葬明當絕也不日月者失眾身死子見纂逐故略之

猶薛伯定也

箋曰晉例曰卒此時者諱不言入例當書葬書葬又不見諱意故從小國

例時卒不葬而名之者褒例也與邾婁子克同見褒文則諱例顯矣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箋曰

君滅國

正例曰

衛侯燬何以名

據楚子滅蕭不名

絕

箋曰當奪其國故與失地君同

曷爲絕之

據俱滅人

滅同姓也

絕先祖支體尤重故名甚之也日者

爲魯憂內錄之

以初今親滅之亦當伏罪不得仍有國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箋曰日卒正例

宋蕩伯姬來逆婦

箋曰來逆例時

宋蕩伯姬者何

箋曰據莒慶高固妻皆不繫夫姓

蕩氏之母

也蕩氏宋世大夫其氏與以國氏者同無其言來

逆婦何爲據莒慶言逆叔姬連來者嫌內女兄

弟辭也箋曰兄弟魯君姊妹也文與子叔姬

其稱婦何乃稱婦又在塗稱婦也有姑之

辭也宋魯之閒名結婚姻爲兄弟稱婦者見

者無出道也箋曰對姑而言婦耳與夫人

鄰國宗廟詞言之也嫁大夫則言姬君臣之

女使婦人專蕩氏之事與內娶相起

宋殺其大夫

箋曰國殺大夫也

何以不名

据宋祭名大夫山名

宋三世無大夫

箋曰僖二十三年

年至文七年爲王臣之世子哀之父爲一世處白爲一世此三世宋大夫皆不名故曰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大夫三世內娶也

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外小惡正之者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疆威權下流政分三

門卒生篡殺親親出奔疾其未故正其本箋曰大夫去氏與夫人去氏同故知內娶也內娶臣女者驕蹇怠禮或以色選其久則權歸女門黨族連結殺之不可絕與無大夫者大夫擬君也故不書其名氏與大

夫盟同非小國無大夫之比稱國以殺者君
殺大夫之詞所娶者蓋華氏也文十五年襄
華孫稱司馬華孫八年稱大夫司馬然則華
氏世爲司馬此所殺蓋亦華氏女黨在國雖
殺不可絕也凡君不勝臣則言
殺其大夫曹殺其大夫亦是也

秋楚人圍陳

箋曰圍例時見楚疆也

納頓子于頓

箋曰納例

時納者篡詞

何以不言遂

据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兩之也

微者不別遂但別兩

稱耳別之者惡國家不重民命一出兵爲兩
事也納頓子書者前出奔當絕還入爲盜國
當誅書楚納之與之同罪也主書者從楚納
之頓子出奔不書者小國例也不見挈者故

君不可見挈於臣箋曰不
再見楚人爲內詞惡楚疆也

葬衛文公

不月者滅同姓故奪臣子恩也
箋曰衛葬例月此時者嗣子結楚

殺弟奪其臣子恩滅同
姓前已絕不再貶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莒無

大夫書莒慶者尊敬壻之義也洮內地公與
未踰年君大夫盟不別得意雖在外猶不致
也箋曰公會盟例日會時盟莒慶得書者
爲前見莒慶嫌實附庸君故因兩會起其實
大夫莒慶娶
三十四年矣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

逖盟于向

箋曰公會盟例曰會時盟因衛甯逖明莒慶實大夫也

齊人侵我西鄙

箋曰侵例時爲追師見

公追齊師至檜

弗及

箋曰追例時

其言至檜弗及何

据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弗及侈也言所至又不言弗及

侈猶大也大公能卻強齊之兵弗者不之深者也言齊人畏公士卒精猛引師而去之深遠不可得及故曰侈不直言大之者自爲追唯臣子得褻之耳不得與追戎同也言師者侈大公所追也國內兵不書而舉地者善公齊師去則止不遠勞百姓遇復取勝得用兵之節故詳錄之箋曰侈者恢張之詞也弗及者爲內諱其實公至檜遇齊師不敢進戰

故張大言之託爲弗及耳下
齊兵再至遂乞楚師是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箋曰伐例時起實非追之不及

衛人伐齊

箋曰伐例時錄憂內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箋曰乞師例時

乞師者何

箋曰據處其所稱乞此言如楚

卑辭也

箋曰以乞爲卑耳

曷爲以外內同若辭

據春秋尊魯晉侯使來乞師尊內也

於盟外言來內言泣有異詞

重師也

外內皆同卑其詞者深爲與人者重之

曷爲重師

據泓之戰不重師

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

也不正者不正自謂出當復反戰當必勝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爾乃以假人

故重而不暇別外內也稱師者正所乞名也乞師例時

秋楚人滅隗箋曰夷狄相滅例時楚以隗子

歸不月者略夷狄滅微國也不言獲者舉滅爲重書以歸者惡不死位不名者所傳聞

世見治始起責小國略但絕不誅之箋曰以歸例時不名者歐陽屬說無罪例

冬楚人伐宋圍緡箋曰伐例時圍例時楚人楚子也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箋曰据疾重明刺道不必再見圍

用師也時以師與魯未至又道用之於是惡其視百姓之命若草木不仁之甚也

稱人者楚未有大夫未得稱師楚自道用之故從楚文箋曰公結楚傾宋譏意不顯故於楚獨用師而見譏文言刺者刺內也譏彼以感此爲刺發疑例爲譏異例爲貶絕

公以楚師伐齊

箋曰以師例時外內同詞

取穀

言以者行公意別魯

兵也稱師者順上文箋曰取例時

公至自伐齊

箋曰致伐例時不得意

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

据伐邾婁取叢不致

未得乎取

穀也

未可謂得意於取穀箋曰以致伐不得意例

曷爲未得乎取

穀

据俱取邑俄而可以爲其有箋曰据

曰患之起必自此始

也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強齊會齊侯昭卒
晉文行霸幸而得免孔子曰人之生也直
罔之生也幸而免故雖得意猶致伐也
日議公恃楚報齊無文王之道故必起患不
必復有患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貶稱子者起其無
禮不備故魯入之

箋曰來朝例時再稱子
者起前子卒爲見滅文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箋曰日
卒正例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箋曰齊葬月
日葬有危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日者杞屬修禮朝魯
雖無禮君子躬自厚

而薄責於人不當乃入之故錄責之

箋曰入者內減詞日入內入人國正例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箋曰圍例時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

據序諸侯之上

貶三等也

曷爲

貶

曰據先獻捷已

箋

爲執宋公貶故終僖之

篇貶也

古者諸侯有難王者若方伯和平之後相犯復故罪楚前執宋公僖公與

共議釋之今復圍犯宋故貶因以見義終僖之篇貶者言君子和平人當終身保也

曰實貶僖耳內無貶公之道故終篇貶楚子以起之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地以宋者起公解宋

圍爲此盟也宋得與盟則宋解可知也而公釋之見矣箋曰公會盟例曰會時盟再稱諸侯者起公一楚子也上會薄釋宋公託於內議嫌實公力貶公意不見故於貶楚子後復見散詞則譏公可知上圍下盟宋不與自明卽實解圍當言公會諸侯于宋遂及諸侯盟于宋託宋與會詞而著諸侯盟貶公等於諸侯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箋曰侵例時晉侯伐衛

箋曰伐例時

曷爲再言晉侯据楚人圍陳納賴子于賴亦兩事不再出楚人箋曰据

侵蔡遂伐楚不再言齊侯等非兩之也箋曰兩之者不言遂亦不再出楚子

此詳錄之
以起伯功

然則何以不言遂

据侵蔡遂伐楚
言遂 箋曰据

伐楚大之
亦言遂

未侵曹也

箋曰三月乃入曹此實
起兵向曹而先伐衛耳

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

箋曰据師以
先後爲次

致其意

也

箋曰晉侯與侵曹不與伐
衛故本其起兵爲曹也

其意侵曹則曷

爲伐衛

箋曰据刺
道用師

晉侯將侵曹假塗于衛衛

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

曹有罪晉文行霸
征之衛壅遏不得

使義兵以時進故著言侵曹以致其意所以
通賢者之心不使壅塞也宋襄公伐齊月此

不月者晉文公功信未著且當修文德未當
深求於諸侯故不美也 箋曰起晉出師而

衛服爲不卒戍及楚救見義也本直侵曹揚
兵威衛因書伐衛以美之大伯者之莫當爲
服楚預

大之

公子買戍衛

箋曰戍例時

不卒戍刺之

箋曰內殺大夫例月

時者使若衛人刺之故加之

不卒戍者何

箋曰据不言不至復及乃還

不卒戍者內辭

也

箋曰與追師弗及同故知實未戍也

不可使往也

卽往當言戍衛不卒

不可使往則其言戍衛何

据言戍衛行文箋曰据當言不至

戍不得言不卒戍不卒戍者已成之詞也

遂公意也

使臣子不可使恥深故諱

使若往不卒竟事者明臣不得壅塞君刺之

命者何

箋曰公實欲結楚拒晉非買不往刺之

殺之則曷爲謂之刺之

箋曰据公子牙諱言卒外殺大夫直言殺

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

有罪無罪皆不得專殺故諱殺言刺

之不言刺公子買但言不卒成刺之者起爲上事刺之也內殺大夫例有罪不日無罪日外殺大夫皆時箋曰公子牙諱從卒例此乃諱殺例耳共治國者而至于可殺雖有罪亦爲君諱也刺謂聽獄三刺也凡大罪必三刺言刺則死可知矣不日者深諱使若衛殺之故從

外文

楚人救衛

箋曰救例時使楚爲義兵起衛已服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

箋曰外入例時曰者同姓例稱侯者伯討例曹

伯不名者

執曹伯

箋曰執例時一見例時

界者何

箋曰据執當言歸舍

與也其言界宋人何

据下

侯言歸之于京師

箋曰

與使聽之也

與使聽其

据執戎曼子赤歸于楚

獄也時天王居于鄭晉文欲討楚師以宋王者之後法度所存故因假使治之宋稱人者

明聽訟必師斷與其師眾共之

日執不名復歸乃名是聽罪之詞

罪何

箋曰稱侯而執又曰甚惡也從內例是眾所共惡

其甚惡奈何

箋曰据襄言復歸則歸無惡

不可以一罪言

也

曹伯數侵伐諸侯以自廣大傳曰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是也齊桓既

沒諸侯背叛無道者非一晉與曹同姓恩惠當先施刑罰當後加起而征之嫌其失義故著其甚惡者可知也以兵得不言獲者晉文伯討不坐獲者故亦不責曹不死義兵日者喜義兵得時入箋曰衛侯唯殺叔武一罪耳先固服罪矣曹既見入而就執畀宋宋不請之朝王王不赦之晉不歸之諸侯雜然分其地故不可以一罪言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

于城濮

箋曰偏戰例日

楚師敗績

箋曰敗績例時

此大戰也曷爲使微者

据秦稱師錄功知大戰必不使微者楚雖

無大夫齊桓行霸書屈完也

箋曰据楚子

貶稱楚人則下不當言楚師

上人下師是微

者詞也楚無大

以上敗績下殺

夫師卽微例也

得臣箋曰楚

無大夫而下書殺得臣

子玉得臣則其稱人

明爲此敗績見例也

子玉得臣則其稱人

何据屈完當桓公稱名氏

貶箋曰下得臣

也据下言大夫得臣

不氏亦微例

曷爲貶

据邲之戰大夫不敵君也君無敵

義故絕正也秦稱師者助霸者征伐克勝有

功故衰進之齊桓先朝天子晉文先討夷狄

者晉文之時楚與爭疆所遭遇異箋曰邲

之戰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則書荀林父率

師與楚子戰此起楚服殺得臣以謝故本其
意稱人示不敢敵明楚子不欲戰得臣爲之
耳貶得臣所以進楚子自此楚不復
貶有君有臣有微者各如大國文

楚殺其大夫得臣

楚無大夫其言大夫者欲
起上楚人本當言子玉得

臣所以詳錄霸事不氏者子玉得臣楚之驕
蹇臣數道其君侵中國故貶明當與君俱治
也箋曰國殺大夫例時楚無大夫故得臣
不氏不氏而稱大夫所以進楚善其悔禍服
罪

衛侯出奔楚

晉文逐之不書逐之者以王事
逐之擇立其次無絕衛之心惡

不如出奔重箋曰出奔
例時不名者爲衛子諱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

子莒子

箋曰公會盟例曰會時盟不從大信例時者衛侯甫奔而遽立君使人兄

弟相疑起衛子實非子也衛君亡而嗣君稱子與死同詞賢叔武也叔武弟也而稱子者臣子一例不見叔武名者臣子當國滅君亡之時不忍自見稱子以申其志沒其名愈所以賢

盟于踐土

陳侯如會

箋曰如會例時

其言如會何

据曹伯襄言會諸侯箋曰据如會者未會之詞鄭伯髡原是

也後會也

說與會伐宋同刺陳侯不慕霸者反歧意于楚失信後會會不致者

安信與晉文也盟曰者譎也衛稱子者起叔武本無卽位之意陳歧意于楚在二十七年

箋曰單伯後會起不當伐宋陳侯

後會起諸侯致天子無肅敬之心

公朝于王所

箋曰公朝例時

曷爲不言公如京師

據三月公如京師箋曰據成十三年言公如

京師不言朝

天子在是也

箋曰欲見天子在特言王所耳是踐土也公

非實朝天子泣盟而在是也

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

在是

據狩于河陽

不與致天子也

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故

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

明王法雖非正起時可與故書朝因正其義
不書諸侯朝者外小惡不書獨錄內也不書
如不言天王者從外正君臣所以見文公之
功 箋曰卽實朝當言公及諸侯朝王今言
王所而不地是天子在會之詞春秋說
曰王居踐土蓋會諸侯故言朝以見之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刺天子歸有罪也言自楚者爲天子諱也天
子所以陵遲者爲善不賞爲惡不誅衛侯出
奔當絕叔武讓國不當復廢而反衛侯令殺
叔武故使若從楚歸者復歸例皆時此月者
爲下卒出也 箋曰復歸例時月者方以服
楚爲功而鄭倚楚力故月而名之與元喧相
起復歸者出惡歸
無惡爲叔武諱

衛元咺出奔晉

箋曰出奔例時

陳侯款卒

不書葬者爲晉文諱行霸不務教人以孝陳有大喪而疆會其孤故

深爲恥之宋襄亦背殯獨不爲齊桓諱者時宋襄自會之卒不日者賤其歧意于楚

曰不日從卒會襄錄例不葬起陳子可會溫

秋杞伯姬來

箋曰直來例時五年來朝其子三十一年來求婦若無夫者然

於此復見其無禮而來起上爲內詞類見內女來者一爲朝子見之一爲求婦見之謹婦

人外夫家內母家爲無教也

公子遂如齊

箋曰如例時爲公不得爲政先見例起遂者公所任非專命者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

邾婁子秦人于溫

箋曰公會例時爲溫卽河陽起例嫌上王所不見王

與會之實故書再會以明之存溫也

天王狩于河陽

箋曰狩例時河陽水地大之

狩不書此何以書

据常事也箋曰据外事

不與再致天

子也

一失禮尙愈再失禮重故深正其義使若天子自狩非致也箋曰爲下再言

王所先起其事非爲再失禮重錄也

魯子曰溫近而踐土遠也

此魯子一說也溫近狩地故可言狩踐土遠狩地故不言狩也公以再朝而日言之上說

是 箋曰魯子以爲溫近帝
都猶愈於遠會故可言狩

陽 壬申公朝于王所 箋曰朝例時加日者公會
盟例明王所卽溫溫卽河

其曰何

據上朝不日
據不繫月

錄乎內也

危錄內再
失禮將爲

有義者所惡不月而日者自是諸侯不繫天
子若日不繫於月 箋曰上會已當日爲諱
文從時例此以其可錄而錄之故不更繫月
以明一事而會從略耳亦以見日月時不必
相蒙各自爲文與
兩丙戌相比見例

晉人執衛侯

箋曰人執例時非
伯討不名者諱文歸之于京師

箋曰歸之

于例時

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

箋曰据一稱侯一稱人而文有緩急疑伯

討不當爲急詞

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

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爲伯討

此難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

于京師爲伯討嫌罪

箋曰此當云罪已定則何以不得

言歸于之意

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

定不定已可知矣

歸之者決絕之辭執于天子之側已白天子罪定不

定自在天子故言已可知

箋曰天子在而執人必已定罪矣稱人不嫌非伯討自爲他

事起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

不定未可知也未得白天子分別之者但欲明諸侯尊貴不得自相治當

斷之于天子兩大惡雖未可知執有罪當爲伯討矣無罪而執人當貶稱人箋曰歸于

者方伯之職執使待罪京師也書云女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衛侯之罪何

箋曰据上殺叔武也箋曰据衛子無卒文何言罪定鄭歸名見殺同姓君

以不書据殺大夫書爲叔武諱也以衛

子不言卒衛侯出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叔

入無惡是諱詞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叔

武据失讓國也已稱子其讓國奈何箋曰

立無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

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

稱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

叔武訟治于晉文公令白

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叔武讓國見殺而爲叔武諱殺者明叔武治反衛侯欲兄饗國故爲去殺己之罪所以起其功而重衛侯之無道

箋曰緣叔武之心必不忍以己死治兄罪生欲其反死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

不欲其絕也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

曰箋

言此者明上元咺出奔時卽殺叔武時此晉侯也其稱人何以

伯討而何貶者言歸之于伯討明知坐他事故更問之箋曰据上言執之于者罪已定

是伯討貶人貶例時曷爲貶據他罪不見

無疑則當衛之禍文公爲之也箋曰於執衛侯不

立有罪於衛文公爲之奈何伯討文公逐衛侯

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春秋許人臣者必

使子文公惡衛侯大深愛叔武大甚故使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

公爲之也文公本逐之非故致此禍也逐之

之箋曰叔武賢而死既諱不書若不貶晉侯則爲善陷刑而終不得申貶晉侯以謝叔

武所以褻白
賢者之本志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箋曰復歸加自例時出惡歸無惡嫌貶晉

侯爲衛侯本無罪故於元咺亦見無罪文

自者何

箋曰据自楚譏衛侯

有力焉者也

有力焉者有力于晉也言

恃晉有屬己力以歸方難下意故於是發問箋曰見有力例是否按文自明非言自卽

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

上元咺出奔晉而文公執衛侯知以元咺

訴執之怪訴公君而助之箋曰据元咺見殺言其大夫是衛侯所倚任後殺以謝晉者

爲叔武爭也

解文公助之意以元咺爲叔武爭訴以爲忠於己而助之雖然

臣無訴君之義復於衛非也悖君臣之義故
著言自明不當有力於惡人也言復歸者深
爲霸者恥之使若無罪 箋曰欲見元咺衛
子之臣非衛侯之臣故於此爲敵國詞而下
言其大夫者乃明衛子之非篡衛侯歸復立
當繼衛子與目夷不同目夷未立叔武已立
也與明景
泰事同

諸侯遂圍許

箋曰遂圍例時諸侯者散詞以致天子略之

曹伯襄復歸于曹

曹伯言復歸者天子歸之也名者與衛侯鄭同義執

歸不書書者名惡當見 箋曰復歸入無惡例時名者起曹伯已失地因服罪而舍之

遂會諸侯圍許

本無事不當言遂又不更舉曹伯者見其能悔過卽時從

霸者征伐也。霸兵不月者，刺文公不偃武修文，以附疏倉卒欲服許卒，不能降威信，自是衰故不成其善。箋曰：遂圍內詞，例時不再出。曹伯者，起治曹罪不當貪其兵力也。君方釋歸國中，未甯遂奔走會師，示人不武不仁，略之使若我，遂會者然，故下以伐致起許不服。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箋曰：來例時不能朝之詞，與倪黎來

稱朝相比見例。

介葛盧者何？

箋曰：据倪黎來言來朝祭伯來爲奔。

夷狄之君也。

箋曰：以介人進一等則名也。

何以不言朝？

据諸侯來曰朝，箋曰：据倪不

通尚

不能乎朝也

不能升降揖讓也介者國也葛盧者名也進稱名者

能慕中國朝賢君明當扶勉以禮義 箋

日見狄國小國本例不責以來朝之禮

公至自圍許

箋曰不得意致圍例時

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齊人陳人蔡人

秦人

箋曰公會盟例日會時盟此月者方貶六國君稱人略之會王人貶國君者伯

者不當假王命王者不當恃空名徒褻威損重耳

盟于狄泉

文公圍許不能

服自知威信不行故復上假王人以會諸侯年老志衰不能自致故諸侯亦使微者會之

月者惡霸功之廢於是

秋大雨雹

夫人專愛之所生
箋曰大雨雹例時

冬介葛盧來

前公圍許不在故更來朝不稱
字者一年再朝不中禮故不復

進也

箋曰再見來文者見公
不見公同詞皆不能朝例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箋曰伯衰狄侵
故不書他事

夏狄侵齊

箋曰見伯衰與廿
四年同侵例時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箋曰君殺
大夫例時

及公子瑕

箋曰

及殺例時亦爲
累詞見罪相及

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

据歸在下
据衛子晉所立元
箋曰

咺自晉是衛侯道殺也時已得天子命還國

殺非衛子殺於道路遇而殺之坐

之與至國同故但稱國不復別也言及公子

瑕者下大夫別尊卑箋曰元咺本以奔而

見殺言奔則其大夫文屬衛子不見叔武不

篡之意故沒其奔文使衛侯先殺之而後入

然後衛侯負叔武之意見而元咺受惡矣

衛侯鄭歸于衛箋曰歸例時出入無惡而名

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据未至而有專殺之

据晉侯殺里歸惡乎元咺也衛侯歸殺無惡

矣箋曰衛侯諱爲無曷爲歸惡乎元咺据

惡詞使若元咺惡也

還箋曰据衛之禍文公爲元咺之事君也

之元咺無惡惡不可虛加元咺之事君也

箋曰叔武衛侯無君出則己入晉人執衛侯

二而元咺二之歸之于京師

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君入則己出楚復歸于

持晉力以歸是也君入則己出楚復歸于

衛元咺出奔晉是也箋曰道殺不見出以

奔文是也前奔晉避禍去國未爲惡也

爲不臣也故不從犯伯執爲天子所還言復

出入罪衛侯得殺之所以專臣事君之義名

者爲殺叔武之惡天子歸有罪也執歸不書

主書者名惡當見箋曰許元咺事叔武不

許元咺訟衛侯也許其爲衛侯鄭之大夫乃

著其罪使鄭得殺之不得

藉叔武以開叛黨之路

晉人秦人圍鄭

箋曰圍例時譏晉假力于秦以啟秦兵

介人侵蕭

稱人者侵中國故退之

箋曰嫌

也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與葵丘會同義
箋曰使來聘例時上公

下聘譏文自明

公子遂如京師

箋曰如例時

遂如晉

箋曰遂例時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

箋曰据公子遂會晉趙盾又會伊雒

戎不言遂也

公不得爲政爾

不從公政令也時見使如京師而橫生事

擣君命聘晉故疾其驕蹇自專當絕之不舉
重者遂當有本箋曰與遂逆王后同有天
子之命故公不得爲政也下諱取曹田又見
如晉文蓋假王命請田于晉故諱使若遂自
往與臧孫辰
私行同意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箋曰以外田邑例
時不繫國內詞起

同姓

惡乎取之

以不月與取運異知非內叛邑
箋曰据取汶陽田見歸文取

之曹也

箋曰以廿九年曹伯歸
無惡而名見失地例

曷爲不言取

之曹

据取叢言邾婁田也
箋曰据汶陽田見齊文

諱取同姓之田

也

同姓相貪利惡差重恥差深
箋曰据入日故知同姓也

此未有伐曹

者則其言取之曹何

据伐同姓不諱卽有兵
當舉伐曹下日若甲戌

取須

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也

班者布徧還之辭
遂如晉公不爲政知

箋曰以上言
受此田于晉

晉侯執曹

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

之田

据晉還之得爲伯
不諱又齊人來歸衛寶

箋曰据昇宋人
不諱同姓寶久

久

也

魯本爲霸者所還當時不取久後有悔更
緣前語取之不應復得故當坐取邑

箋

日曹伯已復歸而更
請其田是貪利忘義

公子遂如晉

箋曰如例時
爲曹田再見

夏四月四卜

郊箋曰卜
郊例月

不從

箋曰不
從例時

乃免牲

箋曰免
牲例時

猶三望

箋曰三
望例時

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

箋曰据俱月無異
例而有異文也

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

箋曰分別多少耳其
卜同也因有四卜乃

見三

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

据俱卜也
箋曰据

又見五卜疑
卜當奇數也

求吉之道三

三卜吉凶必有相
奇者可以決疑故

求吉必三卜
卜則四卜五卜

箋曰不見三
無所起例

禘嘗不卜郊何

以卜

禘比禘爲大嘗比四時祭爲大故據之
箋曰魯有大嘗禘用殷禮春禘秋嘗

於太廟世室也亦天子之禮不見上文

卜郊非禮也

禮天子不

曰以非常禮而卜耳不云非
常者諸侯無郊禮故主言禮

卜郊何以非禮

據上言禮

魯郊非禮也

以魯郊非禮故卜爾昔
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

三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
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

公之德非正故卜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
牲謂之郊者天人相與交接之意也不言郊

天者謙不敢斥尊
箋曰王者之後各用其
正魯先王未改正無所適用故必卜三微月

之上辛周郊則直用建子月上
辛宋郊用建丑月上辛不卜矣
魯郊何以非

禮

据成公乃不郊惡之

天子祭天

郊者所以祭天

也天子所祭莫重於郊於南郊者就陽位也

橐席玄酒器用陶匏大珪不琢大羹不和爲

天至尊物不可悉備故推質諸侯祭土土謂

以事之箋曰此下說常制

諸侯所祭莫重於社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祖天子有方望之事

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

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

無所不通盡入極之內天之所覆地之諸侯

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故魯郊曷

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箋曰据用牲不言免

牲禮也

魯卜郊不吉免之禮卜郊不吉則爲牲作玄衣纁裳使有司玄端放之於

南郊明本爲天不敢畱天牲

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

箋曰据不用則免

傷者曰牛

養牲不謹致災傷天不饗用不得復爲天牲

故以本牛名之非禮者非天牲不當復見免但當內自省責而已

三望者何

箋曰据上言方望則四望或一望

望祭也

箋曰祭名非分方也然則曷

祭則不必言方

祭大山河海

箋曰魯之方祀有此三者耳

曷爲祭大山河海

据郊者主爲祭天

山川有能潤于

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

此皆助天宣氣布功故祭天及之秩者隨

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禮祭天牲角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天燎地瘞日月星辰布山縣水沈風磔雨升燎者取俎上七體與其珪寶在捍中置於柴觸石而出膚寸而合側手爲膚案指爲寸言其上燒之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箋曰觸石謂靈氣也膚讀若室中五扶之扶四寸曰扶合者雲氣也凡大山見雲彌漫者不雨雨之雲氣唯若綫嬾不崇朝而徧

雨乎天下者唯大山爾

崇重也

不重朝言一

雲者雨足以包之靈

河海潤于千里

亦能通

雲及物之利不可見潤澤及于千里韓詩傳曰湯時大旱使人禱于山川是也郊望非一獨祭三者魯郊非禮

故獨祭猶者何箋曰据猶通可以已也已止

其大者連上言之非三望何以書箋曰据郊

可以已唯不郊乃可以已何以書已不書則

三望不譏不郊而望祭也譏尊者不食而卑

必書魯至是郊者僖公賢君欲尊明其先祖

禮也魯至是郊者僖公賢君欲尊明其先祖

之功德不就廢之譏者春秋不見事不書皆

從事舉可知也不吉言不從者明已意汲汲

欲郊而卜不從爾所以見事鬼神當加精誠

箋曰已卜郊不從當知已咎乃猶望祭與

御廩災而猶嘗同彼不加猶者其失易見此

二事故加猶也廖曷文說於傳聞世末見卜

郊者明王者撥亂功成宜郊天也始見即四

卜者魯郊以四月爲正三卜則至四月四卜

則五月矣見五月郊皆爲牛災此牛不災而

卜五月故云四卜非禮魯人所以必四卜五
卜者自子月至四月爲五自丑月至四月爲
四皆值辰月雖爲殷周之夏
猶夏正之春以春猶可郊也

秋七月

箋曰賀濟魯說使內之失禮
與內失教相接故不書他事

冬杞伯姬來求婦

箋曰來
求例時

其言來求婦何

箋曰据蕩伯姬
言逆不見求也

兄弟辭也

箋

姊妹之恩似若可求耳伯姬類來爲其子託
於外家朝之又請昏焉諱內女無教而爲之
詞
其稱婦何 箋曰据逆婦詞成求
也 書者無出道也 箋曰非求婦也直成昏
耳既已見姑婦之稱矣言來求者爲諱詞

其實以其
子來贅耳

狄圍衛

箋曰圍例時爲衛得禦敵之道見法也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北

月者惡大國遷至小國城郭堅固人眾強

遷徙畏人故惡之也 箋曰遷于例時月者衛先爲狄滅至是疆盛乃先遷國自固然後侵之而終盟焉遂平狄患異於曹羈之君得禦狄之道也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箋曰欲使狄衛事相接故不書他事災異

喪葬則仍記之

夏四月己丑鄭伯接卒

不書葬者殺大夫申侯也君殺大夫皆就

葬別有罪無罪唯內無貶公之道不可去葬
故從殺時別之 箋曰日卒正例不葬者起

申侯爲厲公同殺國君
例文不顯故去葬見之

衛人侵狄 箋曰侵例時見
前遷非避狄也

秋衛人及狄盟 復出衛人者嫌與內微者同
也言及者時出不得狄君也稱人而言及則

知狄盟者卑 箋曰及盟例時凡言及盟者
唯有內詞及者我欲之善其定國也衛能侵
狄而降心與盟以除狄患故從內詞許之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箋曰日
卒正例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箋曰入例
時月者起

下日敗卽入滑之師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箋曰聘例時錄齊終僖之篇追美伯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箋曰敗狄例時

日者起實晉君梁鎮中說晉得偏戰起晉稱人不爲敗秦貶

其謂之秦何

据敗者稱師未得師稱人据敗者稱師未得師稱人

夷狄

之也

箋曰凡敗于者皆狄詞

曷爲夷狄之

据俱見敗箋曰据入滑

猶不狄

秦伯將襲鄭

輕行疾至不戒以入曰襲

百里子與蹇

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

行疾不假

塗變必生道遠多險阻遭變必亡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

上之木拱矣

宰豕也拱可以手對抱言不乘利則將曠時歷久而無箋曰

所得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

戒之曰爾即死必於穀之嶽巖是文王之所

辟風雨者也

其處險阻隘勢一人可要百故文王過之驅馳常若辟風雨襲

鄭所當由也

吾將尸爾馬

在牀曰尸在棺曰柩

子揖師而行

揖其父於師中介冑不拜爲其拜如躄箋曰

行不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箋曰願也三諫

不聽則號泣而從之以秦伯怒曰爾曷爲哭

其父子之恩感秦伯也

吾師對曰臣非敢巽君師哭臣之子也

言恐死子不見臣故先哭之弦高者鄭商也

鄭商賈人遇之殺矯

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

詐稱曰矯犒勞也見其軍行非常不似君子恐見虜掠故生或曰往矣或曰反矣

軍中意矯君命勞之時以爲鄭實使弦高犒之或以爲鄭伯已知將見襲必設備不如還或曰既出當遂往之

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殺而擊之匹馬隻輪

無反者

然然上議猶豫畱住之頃也其言及

匹馬一馬也隻蹄也皆喻盡

姜戎何

据秦人白狄不言及吳子主會也

姜戎微也

故絕稱言及稱

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

据邢人狄人伐衛不言及

先軫也

先軫晉大夫也言姜戎微則知稱人者尊 箋曰經無先軫据寶書史記

言之或曰襄公親之

以既貶又危文公葬 箋曰此說是也故下因

据以爲問而先引先軫者師傳盛行疑事無質 襄公親之則其稱人

何 据桓十三年衛侯背殯用兵不稱人 貶

箋曰貶君稱人

曷爲貶

据俱背殯

用兵 据狄秦也 箋曰

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

與衛迫齊宋異 故惡不子也

詐戰不曰此何以日

据不言 据績外

詐戰文也詐卒也齊人語也
箋曰据已貶晉侯不必從君例
盡也惡晉不仁箋

曰特盡其詞使同偏戰
狄秦貶晉適足相當耳

癸巳葬晉文公箋曰日葬者危不得葬例

狄侵齊箋曰侵例時詳齊事

公伐邾婁箋曰伐例時取叢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例箋曰取例時

不諱者起上升陘敗非微者故爲討叛之詞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婁箋曰將率師伐例時

晉人敗狄于箕不月者略微者與夷狄也箋曰敗狄例時

冬十月公如齊

月者善公念齊恩及子孫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箋曰致月者詳錄善之

乙巳公薨于小寢

箋曰小寢夫人正寢也見二嫡公薨例日

賈霜不殺草

箋曰霜異例時

李梅實

箋曰艸木異例時

何以書

箋曰据艸李梅非麥禾例

記異也

箋曰記則爲異

何異爾

箋曰据李梅再實或其土性

不時也

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易中孚記曰陰

假陽威之應也早賈霜而不殺萬物至當賈霜之時根生之物復榮不死斯陽假與陰威

陰威列索故陽自賈霜而反不能殺也此祿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應也

而李梅花或時有之實則花必盛矣言花實不見言實則花見疑民觀聽故爲異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箋曰伐例時記鄭服於晉

春秋僖公經傳解詁第四

受業

清泉許本愷
郴州何樹榮

校彙

春秋四